范汪字玄平雍州刺史甯之孫也父稚早卒汪少孤
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荆州刺史王澄見而
奇之曰興范族者必是子也年十三喪母居喪盡禮
親鄰哀之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躬自灑掃
園中布衣蔬食然薪寫畢誦讀亦通遂博學多
通善談名理弱冠至京師屢蘇峻作難王師敗績汪
乃遁逃西歸庾亮温嶠屯兵尋陽時行李斷絶莫知
峻之虚實咸恐賊疆未敢輕進及汪至嶠等訪之汪
曰賊政令不一貪暴縱横滅亡已兆雖彊易弱朝廷
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是日護軍平南二
府禮命交至始解褐參護軍事賊平賜爵都鄉侯復

爲庾亮平西衆軍從討郭默進爵亭侯辟司空鄭鑒掾除宛陵令復參亮征西軍事轉州別駕汪爲亮佐吏十有餘年甚相欽待轉鷹揚將軍安遠護軍武陵內史徵拜中書侍郎時庾翼將悉鄂漢之衆以事中原軍次安陸尋轉屯襄陽汪上疏曰臣伏思安西將軍翼今至襄陽倉卒攻討凡百草創安陸之調不復爲襄陽之用而玄冬之月沔漢乾涸皆當魚貫而行排推而進設一處有急勢不相救臣所至慮一也又既至之後桓宣當出宣徃實翦豺狼之林招攜貳之衆待之以至寬御之以無法田疇墾闢生產始立而當移之必有嗷然悔吝難測臣所至慮二也襄陽頓益數萬口奉師之費皆當出於江南運漕之難船人之力不可不熟計臣之所至慮三也且申伯之尊而與邊將並驅又東軍不進殊爲孤懸兵書云知彼知此百戰不殆知彼不知此一勝一負賊誠衰弊然得臣猶在我雖方隆今實未暇而連兵不解患難將起臣所至慮四也翼豈不知兵家所慮常在於此顧以門戶事任憂責莫大晏然終年非心情所安是以抗表輒行畢命原野以翼宏規經略文武用命忽遇蠭會大事便濟然國家之慮常以萬全非至安至審王

者不舉臣謂宜嚴詔諭翼還鎮養銳以爲後圖若少
合聖聽乞容出臣表與車騎臣冰等詳共集議尋而
驃騎將軍何充輔政請爲長史桓温代翼爲荆州復
以汪爲安西長史温西征蜀委以留府蜀平進爵武
興縣侯而温頻請爲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自請還
京求爲東陽太守温甚恨焉在郡大興學校甚有惠
政頃之召入頻遷中領軍本州大中正時簡文帝作
相甚相親昵除都督徐兗青冀四州揚州之晉陵諸
軍事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既而桓温北伐
令汪率文武出梁國以失期免爲庶人朝廷憚温不
敢執談者爲之歎恨汪屏居吳郡從容講肄不言枉
直後至姑孰見温温時方起屈滯以傾朝廷謂汪遠
來詣己傾身引望謂袁宏曰范公來可作太常那汪
既至纔坐温謝其遠來意汪實來造温恐以趨時致
損乃曰亡兒痤此故來視之温殊失望而止時年六
十五卒于家贈散騎常侍謚曰穆長子康嗣早卒康
弟寧最知名
寧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
桓温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温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
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寧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

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或曰黃唐緬邈至道淪翳濛濮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神懷超絶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頹網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豪梁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爲罪過紂何哉咎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茂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僞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蕩魄以爲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審崇儒抑俗率皆如此溫嶠之後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絜己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暮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已來崇學敦教未有如寧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

守封陽遂鄉矦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寔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寔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寔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爲寔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踈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姓然後可以經夷險而不憂乘休否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刑剪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爲喻臣久欲粗啓新懷日復一日今當永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啓事付外詳擇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寔又陳時政曰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王作制籍無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栢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

人戶明考課之科脩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爲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兼并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爲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幷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爲郡不滿千戶不得爲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郵賓爲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長吏率置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莅縣如令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爲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見客百姓營起廨舍東西流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爲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共爲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於千餘家少者數十戶既力入私門復

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
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烈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
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夫人性無
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
身非禄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蒲酒
末日馳騖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
貲算盛狗馬之飾管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
閑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
業尚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
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制謫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
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傍支罹其禍毒戶
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爲長
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爲中殤以爲尚童幼也今以
十六爲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爲半丁所任
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
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爲
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初竇之出非
帝本意故所啓多合旨竇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徃
交州採磽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
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録并取郡四姓子弟皆

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弥廣江州刺史王
疑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寔入參機
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爲恨藉郡城先有六門
寔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爲八私立下舍七
所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寔自置家廟又下
十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
奪人居宅工夫萬計寔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
敢專輒惟在任心州既聞知即符從事制不復聽而
寔嚴威屬縣惟令速立願出臣表下太常議之禮典
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莞寔
果如疑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秦時
爲天門太守棄官稱訴帝以寔所務惟學事久不判
會赦免初寔嘗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
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
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
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
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
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篩蘊於胷
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
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

亦延年既免官家于丹陽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于家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爲之注世亦稱之子泰元熙中爲護軍將軍

堅字子常博學善屬文永嘉中避亂江東拜佐著作郎撫軍參軍討蘇峻賜爵都亭侯累遷尚書右丞時廷尉奏殿中帳吏邵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匹有司正刑棄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黃幡楯登聞鼓乞恩辭求自沒爲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郎朱晞議以爲天下之人父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懼死罪之刑於此而弛堅亦同晞議時議者以廣爲鉗徒二兒沒入既足以懲又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聽減廣死罪爲五歲刑宗等付奚官爲奴而不爲永制堅駁之曰自淳朴澆散刑辟仍作刑之所以止殺雖時有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小不忍而輕易典刑者也且既許宗等宥廣以死若復有宗比而不求贖父者豈得不檳絕人倫同之禽獸邪按主者今奏云惟特聽宗等而不爲永制臣以爲王者之作動關盛衰頃笑之間尚慎所加況於國典可以徒虧今之所以宥廣

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居然許宗之
請將來訴者何獨匪民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爲
例交興愁讀此爲施一恩於今而開萬怨於後也成
帝從之正廣死刑後遷護軍長史卒官子啓字榮期
雖經學不及堅而以才義顯於當世于時清談之士
庾龢韓伯袁宏等並相知友爲祕書郎累居顯職終
於黃門侍郎父子並有文筆傳於世

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居然許宗之
請將來訴者何獨匪民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爲
例交興怨讟此爲施一恩於今而開萬怨於後也成
帝從之正廣死刑後遷護軍長史卒官子啓字榮期
雖經學不及堅而以才義顯於當世于時清談之士
庾龢韓伯袁宏等並相知友爲祕書郎累居顯職終

徐邈

徐邈東莞姑幕人也祖澄之爲州治中屬永嘉之亂
遂與鄉人臧琨等率子弟共聞里士庶千餘家南渡
江家于京口父藻都水使者邈姿性端雅勤行勵學

博涉多聞以慎密自居少與鄉人臧壽齊名下帷讀
書不游城邑及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儒術之士邈
既東州儒素太傅謝安舉以應選年四十四始補中
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
明指趣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遷散騎常侍猶處
西省前後十年每被顧問輒有獻替多所匡益甚見
寵待帝宴集酣樂之後好爲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
文詞率爾所言穢雜邈每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
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
之故時議以此多邈及謝安薨論者或有異同邈固

令王獻之奏加殊禮仍崇進謝石爲尚書令
玄爲徐州邊轉祠部郎上南北郊宗廟迭毀禮皆有
證據豫章太守范甯欲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
政幷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邊與甯書曰知足下遣
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是足下
留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十五
議曹欲何所敷宣邪脗事辭訟足下聽斷允塞則物
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日吳省
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
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蠹漁之所資又
不可縱小吏爲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
多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由
歷試如有所毀必以著明託社之鼠政之蠹害自古
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固小忠而成
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
善人與尸前史所書可爲深鑒足下選綱紀必得國
士足以攝諸曹諸曹皆是良吏則足以掌文按又擇
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
平心居宗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與左
右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遷中書侍

郎專掌綸詔帝甚親昵之初范甯與邈皆爲帝所任使共補朝廷之闕甯才素高而措心正直遂爲王國寶所讒出遠郡邈承宰輔易危而無敢排彊族乃爲自安之計會帝頗疎會稽王道子邈欲和協之因從容言於帝曰昔淮南齊王漢晉成戒會稽王雖有酣嫟之累而奉上純一宜加弘貸消散紛議外爲國家之計內慰太后之心帝納焉邈常詣東府遇衆賓沉酒引滿謹譁道子曰君時有暢不邈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修爲暢耳道子以邈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爲忤也道子將用爲吏部郎邈以波兢成俗非已所能節制苦辭乃止時皇太子尚幼帝甚鍾心文武之選皆一時之俊以邈爲前衛率領本郡太中正授太子經帝謂邈曰雖未勑以師禮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古之帝王受經必敬自魏晉以來多使微人教授號爲博士不復尊以爲師故帝有云邈雖在東宮猶朝夕入見參綜朝政修飾文詔拾遺補闕劬勞左右帝嘉其謹密方之於金霍有託重之意將進顯位未及行而帝暴崩安帝即位拜驍騎將軍隆安元年遭父憂邈先疾患因哀毀增篤不踰年而卒年五十四州里傷悼識者悲之邈治官簡惠達於從政論

議精密當時多諮稟之觸類辯釋問則有對舊疑歲
辰在卯此宅之右則彼宅之左何得俱忌於東邈以
爲太歲之屬自是遊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皆迎非
爲藏體地中也所注穀梁傳見重於時邈長子豁有
父風以孝聞爲太常博士祕書郎豁弟浩散騎侍郎
鎮南將軍何無忌諮爲功曹出補西陽太守與無忌
俱爲盧循所害邈第廣別有傳

太子舍人帝問盤曰雖未休知而點不以對十
文盤一朝文對以盤爲
所稱帝善之轉尚書郎皇太子尚依帝甚重公文先

[illegible]軍事命[illegible]軍何[illegible]
[illegible]姊[illegible]之士[illegible]本作部郡東部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議精密當時多諮稟之觸類辯釋問則有對舊疑歲
辰在卯此宅之右則彼宅之左何得俱忌於東邈以
爲太歲之屬自是遊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遯非
爲藏體地中也所注穀梁傳見重於時邈長子諡有

江逌 從弟灌 子續

江逌字道載陳留圉人也曾祖虓譙郡太守祖允蕪
湖令父濟安東參軍逌少孤與從弟灌共居甚相友
悌由是獲當時之譽避蘇峻之亂屏居臨海絶棄人
事翦茅結宇耽翫載籍有終焉之志本州辟從事除
佐著作郎並不就征北將軍蔡謨命爲參軍何充復
引爲驃騎功曹以家貧求試守爲太末令縣界深山
中有亾命數百家恃險爲阻前後守宰莫能平逌到
官召其魁帥厚加撫接諭以禍福旬月之間襁負而
至朝廷嘉之州檄爲治中轉別駕遷吳令中軍將軍
殷浩將謀北伐請爲諮議參軍浩甚重之遷長史浩
方修復洛陽經營荒梗逌爲上佐甚有匡弼之益軍
中書檄皆以委逌時羌及丁零叛浩軍震懼姚襄去
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逌擊之逌進兵至襄營謂
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羌且其塹柵甚固難
與校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緊

火於足群雞駭散飛集襄營襄營火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少敗及桓溫奏廢浩佐吏逌遂免頃之除中書郎升平中遷吏部郎長兼侍中穆帝將修後池起閣道逌上疏曰臣聞王者處萬乘之極享富有之大必顯明制度以表崇高盛其文物以殊貴賤建靈臺浚辟雍立宮館設苑囿所以弘於皇之尊彰臨下之義前聖創其禮後代遵其矩當代之君咸營斯事周宣興百堵之作鴻鴈歌安宅之歡魯僖修泮水之宮採芹有思樂之頌蓋上之有爲非予欲是盈下之奉上不以劬勞爲勤此自古之令典軌儀之大式也夫理無常然三正相詭司牧之體與世而移致飾則素故資返於剥有大必盈則受之以謙損上益下順兆庶之悅享以二簋用至約之義是以唐虞流化於茅茨夏禹垂美於卑室過儉之陋非中庸之制然三聖行之以致至道漢高祖當營建之始怒宮庫之壯孝文處既富之世愛十家之產亦以播惠當時著稱來葉今者二虜未殄神州荒蕪舉江左之衆經略艱難漕揚越之粟北餽河洛兵不復戢運戍悠遠倉庫內罄百姓力竭加春夏以來水旱爲害遠近之收普減常年財傷人困大役未已軍國之用無所取給方

之往代豐弊相懸損之又損實在今日伏惟陛下聖質天縱凝曠清虛闡日新之盛茂欽明之量無欲體於自然沖素刑乎萬國韶既盡美則必盡善宜養以玄虛守以無爲登覽不以臺觀游豫不以苑沼偃息畢於仁義馳騁極於六藝觀巍巍之隆鑒二代之文仰味羲農俯尋周孔其爲逍遥足以尊道德之輔親搢紳之秀疇咨以時顧問不倦獻替諷諫日月而聞則庶績惟疑六合咸熙中興之盛邁於殷宗休嘉之慶流乎無窮昔漢起德陽鍾離抗言魏營宮殿陳群正辭臣雖才非若人然職黍近侍言不足採而義在以聞帝嘉其言而止復領本州大中正升平末遷太常迺累讓不許穆帝崩山陵將用寶器迺諫曰以宣皇顧命終制山陵不設明器以貽後則景帝奉遵遺制逮文明皇后崩武皇帝亦承前制無所施設惟脯精之奠瓦器而已昔康皇帝玄宮始用寶物金鳥此蓋太妃岡已之情實違先旨累世之法今外欲以爲故事臣請述先旨停此二物書奏從之哀帝以天文失度欲依尚書洪祀之制於太極前殿親執虔肅奠以免咎使太常集博士草其制迺上疏諫曰臣尋史漢舊制藝文志劉向五行傳洪祀出於其中然自前

代以來莫有用者又其文惟說爲祀而不載儀注此蓋久遠不行之事非常人所參校按漢儀天子所親之祠惟宗廟而已祭天於雲陽祭地於汾陰在於別宮遙拜不詣壇所其餘群祀之所必在幽靜是以圓丘方澤列於郊野今若於承明之庭正殿之前設群神之坐行躬親之禮準之舊典有乖常式臣聞妖眚之發所以鑒悟時主故寅畏上通則宋災退德禮增修則殷道以隆此往代之成驗不易之定理頃者星辰頗有變異陛下祇戒之誠達於天人在予之懼总寢與食仰虔玄象俯凝庶政嘉祥之應實在今日而猶乾乾夕惕思廣茲道誠實聖懷殷勤之至欲洪祀有書無儀不行於世詢訪時學莫識其禮且其文曰洪祀大祀也陽曰神陰曰靈與國相率而行祀順四時之序無令過差今按文而言皆漫而無適不可得詳若不詳而修其失不小帝不納遵又上疏曰臣謹更思尋參之時事今强戎據於關雍桀狄縱於河朔封豕四逸虔劉神州長旌不卷鉦鼓日戒兵疲人困歲無休已人事弊於下則七曜錯於上災沴之作固其宜然又頃者以來無乃大異彼月之蝕義見詩人星辰莫同載於五行故洪範不以爲沴陛下今以

毀度之失同之六沴引其輕變方之重眚求已篤於禹湯憂勤踰乎日昃將修大祀以禮神祇傳曰外順天地時氣而祭其鬼神然則神必有號祀必有義按洪祀之文惟神靈大略而無所祭之名稱舉國行祀而無貴賤之阻有赤黍之盛而無牲醴之奠儀法所用闕畧非一若率文而行則舉義皆闕有所施補則不統其源漢侍中盧植時之達學受法不究則不敢厝心誠以五行深遠神道幽昧探賾之求難以常思錯綜之理不可一數臣非至精孰能與此帝猶勑撰定追又陳古義帝乃止追在職多所匡諫著阮籍序賛逸士箴及詩賦奏議數十篇行於世病卒時年五十八子蔚吳興太守

灌字道群父嘗尚書郎灌少知名才識亞于追州辟主簿舉秀才為治中轉別駕歷司徒屬北中郎長史領晉陵太守簡文帝引為撫軍從事中郎後遷吏部郎時謝奕為尚書銓敘不允灌每執正不從奕託以他事免之受黜無怨色頃之簡文帝又以為撫軍司馬甚相賓禮遷御史中丞轉吳興太守灌性方正視權貴蔑如也為大司馬桓溫所惡溫欲中傷之徵拜侍中以在郡時公事有失追免之後為祕書監尋復

解職時溫方執權朝廷希旨故灌積年不調溫末年以爲諮議參軍會溫薨遷尚書中護軍復出爲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未拜卒子績

績字仲元有志氣除祕書郎以父與謝氏不穆故謝安之世辟召無所從論者多之安薨始爲會稽王道子驃騎主簿多所規諫歷諮議參軍出爲南郡相會荆州刺史殷仲堪舉兵以應王恭仲堪要績與南蠻校尉殷顗同行並不從仲堪等屬以爲言績終不爲之屈顗慮績及禍乃於仲堪坐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知獲死所耳一坐皆爲之懼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而徵績爲御史中丞奏劾無所屈撓會稽世子元顯專政夜開六門績密啓會稽王道子欲以奏聞道子不許車胤亦曰元顯驕縱宜禁制之道子默然元顯聞而謂衆曰江績車胤間我父子遣人密讓之俄而績卒朝野悼之

車胤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也曾祖浚吳會稽太守父育郡主簿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見胤於童幼之中謂胤父曰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胤恭勤不倦博學多

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夜以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速甚有鄉曲之譽桓溫在荆州辟爲從事以辯識義理深重之引爲主簿稍遷別駕征西長史遂顯於朝廷時惟胤與吳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于世又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胤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安游集之日輒開筵待之寧康初以胤爲中書侍郎關内侯孝武帝嘗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侍中卞耽執讀黄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執經胤與丹陽尹王混摘句時論榮之累遷侍中太元中增置太學生百人以胤領國子博士其後年議郊廟明堂之事胤以明堂之制既甚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厦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不弘本順時乎九服咸寧四野無塵然後明堂辟雍可光而修之時從其議又遷驃騎長史太常進爵臨湘侯以疾去職俄爲護軍將軍時王國寶譖於會稽王道子諷八坐啓以道子爲丞相加殊禮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升成王之地相王在位豈得爲周公乎望實二三並不宜耳必大忤上意乃稱疾不署其事疏奏帝大怒而甚嘉胤

隆安初爲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辭疾不拜加輔國將軍丹陽尹頃之遷吏部尚書元顯有過胤與江績密言於道子將奏之事泄元顯逼令自裁俄而胤卒朝廷傷之

殷顗

殷顗字伯通陳郡人也祖融太常卿父康吳興太守顗性通率有才氣少與從弟仲堪俱知名太元中以中書郎擢爲南蠻校尉在職清明政績肅舉及仲堪得王恭書將興兵內伐告顗欲同舉顗不平之曰夫人臣之義慎保所守朝廷是非宰輔之務豈藩屏之所圖也晉陽之事宜所不豫仲堪要之轉切顗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仲堪甚以爲恨猶密諫仲堪辭甚切至仲堪既貴素情亦殊而志望無厭謂顗言爲非顗見江績亦以正直爲仲堪所斥知仲堪當逐異已樹置所親因出行散託疾不還仲堪聞其病出省之謂顗曰兄病殊爲可憂顗曰我病不過身死但汝病在滅門幸熟爲慮勿以我爲念也仲堪不從卒與楊佺期桓玄同下顗遂以憂卒隆安中詔曰故南蠻校尉殷顗忠績未融奄焉隕喪可贈冠軍將軍弟仲文叔獻剔有傳

此人佐孝西招有才徹北也仔中為日石猪神

晉書人名

王雅

王雅字茂達東海剡人魏衛將軍肅之曾孫祕書監隆之孫也祖隆後將軍父景大鴻臚雅少知名州檄主簿舉秀才除郎中出補永興令以幹理著稱累遷尚書左右丞歷廷尉侍中左衛將軍丹楊令領太子左衛率雅性好接下敬慎奉公孝武帝深加禮遇雖在外職侍見甚數朝廷大事多參謀議帝每賞酒宴集雅未至不先舉觴其見重如此然任遇有過其才時人被以佞幸之目帝起清暑殿於後宮開北上閤出華林園與美人張氏同游止惟雅與焉會稽王道子領太子太傅以雅為太子少傅時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衆會聞雅拜少傅遲詣雅者過半時風俗頹弊無復廉恥然少傅之任朝望屬珣珣亦頗以自許及中詔用雅衆遂赴雅焉將拜遇雨請以襆入王珣不許之因冒雨而拜雅既貴侍戚權甚寵門下車騎常數百而善應接傾心禮之帝以道子無社稷器幹慮晏駕之後皇室傾危乃選時望以雅為藩屏將授王恭殷仲堪等先以訪雅雅以恭等無當世之才不可大任乃從容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既居外戚之重當親賢之寄然其稟性峻隘無所苞容執自是之操無守節之

志仲堪雖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亦無弘量且幹略
不長若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勝之地今四海無事足
能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爲亂階矣帝以恭等爲當時
秀望謂雅疾其勝已故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
敗有識之士稱其知人遷領軍尚書散騎常侍方大
崇進之將參副相之重而帝崩倉卒不獲顧命雅素
被優遇一旦失權又以朝廷方亂內外攜離但慎默
而已無所辯正雖在孝武世亦不能犯顏廷爭凡所
謀謨唯唯而已尋遷左僕射隆安四年卒時年六十
七追贈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長子準之散騎侍郎次
協之黃門次少卿侍中並有士操立名於世云

史臣曰爰在中興玄風滋扇渭王綱於拱默撓國步
於清虛骨鯁寒謏之風蓋亦微矣而君孝固情禮而
違顯命山甫獻誠讜而振頹風彥叔之兵謀道載之
正諫洋洋盈耳有足可稱灌不屈節於權臣績敢危
言於賊將道子殊物之禮車胤沮之無懼心仲堪反
常之舉殷顗折之以正色求諸古烈何以加焉山松
悅衰挽於軒冕之辰彥道歡傅徒於衰絰之日天心
已喪其能濟乎旋及於促齡俄致於非命宜哉

贊曰顧生軌物屢申誠讜表子崇儒拯斯頹喪逌績

剛峯車殷忠壯瞻言遠直莫之能尚

列傳第五十三

晉書八十三

吳氏西爽堂校梓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王恭

王恭字孝伯光祿大夫蘊子定皇后之兄也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恒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友善慕劉惔之爲人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爲將來伯舅當從其父自會稽至都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其簡率如此起家爲佐著作郎歎曰仕官不爲宰相才志何足以騁

因以疾辭俄爲祕書丞轉中書郎未拜遭父憂服闋除吏部郎歷建威將軍太元中代沈嘉爲丹陽尹遷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孝武帝以恭后兄深相欽重時陳郡袁悅以傾巧事會稽王道子恭言之於帝遂誅之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爲妾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群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淮陵內史虞琬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黃衣狀如天師道子甚悅之令與賓客談論時人皆爲降節恭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坐賓莫不反側道子甚愧之其後帝將擢時望以爲藩屏乃以恭爲都督交廣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交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初都督以北爲號者皆有不祥故桓沖王坦之刁彝之徒不受鎮北之號恭表讓軍號以超受爲辭而實惡其名於是改號前將軍嘏容舊入青州恭遣偏師禦之失利降號輔國將軍及帝崩會稽王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而忿之及赴山陵罷朝歎曰棟樑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矣時國寶從弟緒說國寶因恭入覲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而道子亦欲輯和內外深布腹

心於恭莫除舊惡恭多不順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協王緒之說遂行於是國難始結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而庾楷黨於國寶士馬甚盛恭憚之不敢發遂還鎮臨別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機納直言遠鄭聲放佞人辭色甚厲故國寶等愈懼以恭爲安北將軍不拜乃謀誅國寶遣使與殷仲堪桓玄相結仲堪偽許之恭得書大喜乃抗表京師曰後將軍國寶得以姻戚頻登顯列不能感恩效力以報時施而專寵肆威將危社稷先帝登遐夜乃犯閤叩扉欲矯遺詔賴皇太后聰明相王神武故逆謀不果又割東宮見兵以爲已府讒疾二昆其於讎敵與其從弟緒同黨凶狡共相扇連此不忠不義之明白也以臣忠誠必亡身殉國是以譖臣非一賴先帝明鑒浸潤不行昔趙鞅興甲誅君側之惡臣雖駑劣敢忘斯義表至內外戒嚴國寶及緒惶懼不知所爲用王珣計請解職道子收國寶賜死斬緒于市深謝愆失恭乃還京口恭之初抗表也慮事不捷乃版前司徒左長史王廞爲吳國內史令起兵於東會國寶死令廞解軍去職廞怒以兵伐恭恭遣劉牢之擊滅之上疏自貶詔不

許譙王尚之復說道子以藩伯強盛宰相權弱宜多
樹置以自衛道子然之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
史割庾楷豫州四郡使愉督之由是楷怒遣子鴻說
恭曰尚之兄弟專弄相權欲假朝威貶削方鎮懲警
前事勢轉難測及其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爲然復
以誄告殷仲堪桓玄玄等從之推恭爲盟主剋期同
赴京師時內外疑阻津邏嚴急仲堪之信因庾楷達
之以斜絹爲書內箭幹中合鎖漆之楷送於恭恭發
書絹文角戾不復可識謂楷爲詐又料仲堪去年已
不赴盟今無連理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諫曰將
軍今動以伯舅之重執忠貞之節相王以姬旦之真
時望所係昔年已戮寶緒送王歛書是深伏將軍也
頃所授用雖非皆允未爲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
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師其可再乎恭不從乃上表
以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爲辭朝廷使元顯及王珣
謝琰等距之恭夢牢之坐其處旦謂牢之曰事剋即
以卿爲北府遣牢之率帳下督顏延先據竹里元顯
使說牢之嗰以重利牢之乃斬顏延以降是日牢之
遣其壻高雅之子敬宣因恭曜軍輕騎擊恭恭敗將
還雅之已閉城門恭遂與弟覆單騎奔曲阿恭久不

騎乘髀生瘡不復能去曲阿人殷確恭故參軍也以船載之藏於葦席之下將奔桓玄至長塘湖遇商人錢强强宿憾於確以告湖浦尉尉收之以送京師道子聞其將至欲出與語而折之而未之殺也時桓玄等已至石頭懼其有變即於建康之倪塘斬之恭五男及弟爽爽兄子祕書郎和及其黨孟璞張恪等皆殺之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謂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無輟卷而歎爲性不弘(闕)於機會自在北府雖以簡惠爲政然自矜貴與下殊隔不閑用兵尤信佛道調役百姓修營佛寺務在壯麗士庶怨嗟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鬚髮神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闕於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但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家無財帛唯書籍而已爲識者所傷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其神仙中人也初見執遇故吏戴耆之爲湖孰令恭私告之曰我有庶兒未舉在乳母家卿爲我送寄桓南郡耆之遂送之於夏口桓玄撫養之爲立喪庭弔祭焉及玄執政上表理恭詔贈侍中太保諡曰忠簡爽贈太常和及子簡並還直散騎侍郎殷確散騎侍郎羣斬湖浦尉及

錢殖等恭庾子冀育子宋義熙中爲給事中

庾楷

庾楷征西將軍亮之孫會稽內史羲小子也初拜侍中代兄準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假節鎮歷陽隆安初進號左將軍時會稽王道子憚王恭殷仲堪等兵故出王愉爲江州督豫州四郡以爲形援楷上疏以江州非險塞之地而西府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詔不許時楷懷恨使子鴻說王恭以譙王尚之兄弟復握機權勢過國寶恭亦素忌尚之遂連謀舉兵事在恭傳詔使尚之討楷楷遣汝南太守段方攻尚之於戰于慈湖方大敗被殺楷奔于桓玄及玄等盟于柴桑連名上疏自理詔赦玄等而不赦恭楷楷遂依玄玄用爲武昌太守楷後懼玄必敗密遣使結會稽世子元顯若朝廷討玄當爲內應及玄得志楷以謀泄爲玄所誅

羲弟軍晉劉太宇北關思外郎領記言晉陵文無二

頴川庾

頴川庾

之於情可傷之甚昔孟孫獵而得麑使秦西以歸之其母隨而悲鳴不忍而放之孟孫赦其罪以傳其子

錢弘等恭庾子嵩子宋義熙中爲給事中

庾楷

殷仲堪

殷仲堪陳郡人也祖融太常吏部尚書父師驃騎諮議參軍晉陵太守沙陽男仲堪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強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士咸愛慕之調補佐著作郎冠軍謝玄鎮京口請爲參軍除尚書郎不拜玄以爲長史厚任遇之仲堪致書於玄曰胡亡之後中原子女鬻於江東者不可勝數骨肉星離荼毒終年怨苦之氣感傷和理誠喪亂之常足以懲戒復非王澤廣潤愛育蒼生之意也當世大人既慨然經略將以救其塗炭而使理至於此良可歎息願節下弘之以道德運之以神明隱心以及物垂理以禁暴使足踐晉境者必無懷慼之心枯槁之類莫不同漸天潤仁義與干戈並運德心與功業俱隆實所期於明德也頃聞抄掠所得多皆採樵飢人壯者欲以救子少者志在存親行者傾筐以顧念居者吁嗟以待延而一旦幽繫生離死絕求之於情可傷之甚昔孟孫獵而得麑使秦西以歸之其母隨而悲鳴不忍而放之孟孫赦其罪以傳其子

禽獸猶不可離況於人乎夫飛鴞惡鳥也食桑葚猶懷好音雖曰戎狄其無情乎苟感之有物非難化也必使邊界無貪小利強弱不得相陵德音一發必聲振沙漠二寇之黨將靡然向風何憂黃河之不濟函谷之不開哉玄深然之領晉陵太守居郡禁產子不舉父喪不葬錄父母以質亡叛者所下條教甚有義理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居喪哀毀以孝聞服闋孝武帝召爲太子中庶子甚相親愛仲堪父嘗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鬬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從容問仲堪曰患此者爲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帝有愧焉復領黃門郎寵任轉隆帝嘗示仲堪詩乃曰勿以已才而笑不才帝以會稽王非社稷之臣權所親幸以爲藩捍乃授仲堪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振威將軍荆州刺史假節鎮江陵將之任又詔曰卿去有日使人酸然常謂永爲廊廟之寶而忽爲荆楚之珍良以慨恨其恩狎如此仲堪雖有英輿議者未以分陝許之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朝野屬想謂有異政及在州綱目不舉而好行小惠夷夏頗安附之先是仲堪游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

門前之溝忽起爲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言終而沒至是果臨荆州桂陽人黃欽生父沒已久詐服衰麻言迎父喪府曹先依律詐取父母卒棄市仲堪乃曰律存而橫言死沒情事悖逆恐所不當故同之毆詈之科正以大辟之刑今欽生父實終沒墓在舊邦積年久遠方詐服迎喪以此爲大妄耳比之於父存言亡相殊遠矣遂活之又以異姓相養禮律所不許子孫繼親族無後者唯令主其蒸嘗不聽別籍以避役也佐吏咸服之時朝廷徵益州刺史郭銓健爲太守卞苞於坐勸銓以蜀反仲堪斬之以聞朝廷以仲堪事不預察降號鷹揚將軍尚書下以益州所統梁州三郡人丁一千番戍漢中益州未肯承遣仲堪乃奏之曰夫制險分國各有攸宜劒閣之隘實蜀之關鍵巴西梓潼宕渠三郡去漢中遼遠在劒閣之內成敗與蜀爲一而統屬梁州蓋定鼎中華慮在後伏所以分斗絕之勢開荷戟之路自皇居南遷守在岷邛衿帶之形事異昔日是以李勢初平割此三郡配隸益州

將欲重複上流爲習坎之防事經英略歷年數紀梁州以統接曠遠求還得三郡忘王侯設險之義背地勢內外之實盛陳事力之寡弱飾哀矜之苦言令華陽乂清汙隆順軌闢中餘燼自相魚肉梁州以論求三郡益州以本統有定更相牽制莫知所從致令巴宕二郡爲羣獠所覆城邑空虛士庶流亡要害膏腴皆爲獠有今遠慮長規宜保全險塞又蠻獠熾盛兵力寡弱如遂經理乖繆號令不一則劒閣非我保醜類轉難制此乃藩扞之大機上流之至要昔三郡全實正差文武三百以助梁州今浮沒蠻獠十不遺二加逐食鳥散資生未立若順符指以副梁州恐公私困弊無以堪命則劒閣之守無擊柝之儲號令選用不專於益州虛有監統之名而無制御之用懼非分位之本旨經國之遠術謂令正可更加梁州文武五百合前爲一千五百自此之外一仍舊貫設梁州有急蜀當傾力救之書奏朝廷許焉桓玄在南郡論四皓來儀漢庭孝惠以立而惠帝柔弱呂后凶忌此數公者觸彼埃塵欲以救弊二家之中各有其黨奪彼與此其讎必興不知匹夫之志四公何以逃其患素履終吉隱以保生者其若是乎以其文贈仲堪仲堪

乃荅之曰隱顯默語非賢達之心蓋所遇之時不同故所乘之塗必異道無所屈而天下以之獲寧仁者之心未能無感若夫四公者養志巖阿道高天下秦網雖虐游之而莫懼漢祖雖雄請之而弗顧徒以一理有感泯然而應事同賓客之禮言無是非之對孝惠以之獲安莫由報其德如意以之定藩無所容其怨且爭奪滋生主非一姓則百姓生心祚無常人則人皆自賢況夫漢以劒起人未知義式遏姦邪特宜以正順爲寶天下大寵也苟亂亡見懼則滄海橫流原夫若人之振策豈爲一人之廢興哉苟可以暢其仁義與夫伏節委質可榮可辱者道迹懸殊理勢不同君何疑之哉又謂諸呂強盛幾危劉氏如意若立必無此患夫禍福同門倚伏萬端又未可斷也干時天下新定權由上制高祖分王子弟有磐石之固社稷深謀之臣森然比肩豈須瑣瑣之祿產所能傾奪之哉此或四公所預于今亦無以辨之但求古賢之心宜存之遠大耳端本正源者雖不能無危其危易持苟啓競津雖未必不安而其安難保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賢哲所同惜也玄屈之仲堪自在荊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常五椀盤無餘肴飯粘落席

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眞素也每語子弟云人物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其後蜀水大出漂浮江陵數千家以隄防不嚴復降爲寧遠將軍安帝卽位進號冠軍將軍固讓不受初桓玄將應王恭乃說仲堪推恭爲盟主共興晉陽之舉立桓文之功仲堪以王恭在京口去都不盈二百自荆州道遠連兵勢不相及乃僞許恭而實不欲下聞恭已誅王國寶等始抗表興師遣龍驤將軍楊佺期次巴陵會稽王道子遣書止之仲堪乃還初桓玄奔晉國仲堪憚其才地深相交結玄亦欲假其兵勢諂而悅之國寶之役仲堪既納玄之誘乃外結雍州刺史郗恢內要從兄南蠻校尉覬南郡相江績等恢覬績並不同之乃以楊佺期代績覬自遜位會王恭復與豫州刺史庾楷舉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等仲堪因集議以爲朝廷去年自戮國賢王恭威名已震今其重舉勢無不剋而我去年緩師已失信於彼今可整棹景征恭其覇功於是使佺期舟師五千爲前鋒桓玄次之仲堪率兵二萬相繼而下佺期玄至湓口王愉弃于臨川玄遣偏軍

追獲之佺期等進至橫江庾楷敗奔於玄譙王尚之等退走尚之弟恢之所領水軍皆沒玄等至石頭仲堪至蕪湖忽聞王恭已死劉牢之反恭領北府兵在新亭玄等三軍失色無復固志乃迴師屯于蔡州時朝廷新平恭楷且不測西方人心仲堪等擁衆數萬充斥郊畿內外憂逼玄從兄修告會稽王道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修知其情矣若許佺期以重利無不倒戈於仲堪者道子納之乃以玄爲江州佺期爲雍州黜仲堪爲廣州以桓修爲荆州遣仲堪叔父太常茂宣詔迴軍仲堪憙被貶退以王恭雖敗已衆亦足以立事令玄等急進軍玄等喜於寵授並欲順朝命猶豫未決會仲堪弟遁爲佺期司馬夜奔仲堪說佺期受朝命納桓修仲堪惶懼遽即於蕪湖南歸使徇於玄等軍曰若不各散而歸大軍至江陵當悉戮餘口仲堪將劉系先領二千人棄衆而歸玄等大懼狼狽追仲堪至尋陽及之於是仲堪失職倚玄爲援玄等又資仲堪之兵雖互相疑阻亦不得異臨壇歃血並不受詔申理王恭來誅劉牢之譙王尚之等朝廷深憚之於是詔仲堪曰問以將軍憑寄失

所朝野懷憂然既往之事宜其兩忘用力班師迴旆
祗順朝旨所以改授方任蓋隨時之宜將寘大議誠
感朕心今還復本位即撫所鎮釋甲休兵則內外寧
一故遣太常茂具宣乃懷仲堪等並奉詔各旋所鎮
頃之桓玄將討佺期先告仲堪云今當入沔討除佺
期已頓兵江口若見與無貳可殺楊廣若其不然便
當率軍入江仲堪乃執玄兄偉遣從弟邁等水軍七
千至江西口玄使郭佺符宏擊之邁等敗走玄頓巴
陵而館其穀玄又破楊廣於夏口仲堪既失巴陵之
積又諸將皆敗江陵震駭城內大饑以胡麻爲廩仍

堪急召佺期佺期率衆赴之直濟江擊玄爲玄所敗
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鄭城爲玄追兵所獲逼令自殺
死於柞溪弟子道護殿軍羅企生等並被殺仲堪少
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怠行仁義嘗於
周急及玄來攻猶勤請禱然善取人情病者自爲診
脉分藥而用計倚伏煩密少於鑒略以至於敗子簡
之載喪下都葬於丹徒遂居墓側義旗建率私僮客
隨義軍躡桓玄玄死簡之食其肉桓振之役義軍失
利簡之沒陣弟曠之有文風仕至刺令

楊佺期

所朝野懷憂然既往之事宜其兩忘用力班師迴旆
祗順朝旨所以改授方任蓋隨時之宜將寘大議誠

羅企生

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也多才藝初拜佐著作郎以
家貧親老求補臨汝令刺史王凝之請爲別駕殷仲
堪之鎮江陵引爲功曹累遷武陵太守未之郡而桓
玄攻仲堪仲堪更以企生爲諮議參軍仲堪多疑少
決企生深憂之謂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
成成敗天也吾當效生以之仲堪果委文武無遠者
唯企生從馬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
執手企生迴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
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效之
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
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生效是
同願少見待仲堪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玄至荊
州人士無不詣者企生獨不往而管理仲堪家或謂
之曰玄猜忍之性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
矣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遇以國士爲弟以力
見制途不我從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亦何面目
復就桓求生乎玄聞之大怒然素待企生厚先遣人

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爲殷荆州吏荆州奔亡存亡未判何顏復謝玄即收企生遣人問欲何言荅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爲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許之又引企生於前謂曰吾相遇甚厚何以見負今者灰矣企生對曰使君既與晉陽之甲軍次尋陽並奉王命各還所鎮升壇盟誓口血未乾而生奸計自傷力劣不能翦滅凶逆恨灰晚也玄遂害之時年三十七衆咸悼焉先是玄以衾裹遺企生母胡氏及企生遇害即日焚衾裹

張禕

走還襄陽作埤出李贊坊[illegible]軍羅企生等並被殺仲堪少死於柞溪弟子道護殮軍[illegible]

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怠行仁義嘗於周急及玄來攻猶勤請禱然善取人情病者自爲診脉分藥而用計倚伏煩密少於鑒略以至於敗子簡之載喪下都葬於丹徒遂居墓側義旗建率私僮客隨義軍躡桓玄玄死簡之食其肉桓振之役義軍失利簡之沒陣弟曠之有父風仕至刺令

楊佺期

楊佺期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也曾祖準大常
自震至準七世有名德祖林少有才望值亂沒胡父
亮少仕僞朝後歸國終於梁州刺史以貞幹知名佺
期沉勇果勁而兄廣及弟思平等皆強獷麤暴自云
門戶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門地比王珣者猶恚恨
而時人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每排抑之恒慷慨切
齒欲因事際以逞其志佺期少仕軍府咸康中領衆
屯城固符堅將潘猛距守康回圍佺期擊走之其衆
悉降拜廣威將軍河南太守戍洛陽符堅將竇衝率
衆攻平陽太守張元熙於皇天塢佺期擊走之佺期
自湖城入潼關累戰皆捷斬獲千計降九百餘家餘
於洛陽進號龍驤將軍以病改為新野太守領建威
司馬遷唐邑太守督石頭軍事以疾去職荊州刺史
殷仲堪引為司馬代江績為南郡相仲堪與桓玄舉
衆應王恭庾楷仲堪素無戎略軍旅之事一委佺期
兄弟以兵五千人為前鋒與桓玄相次而下至石頭
恭死楷敗朝廷未測玄軍乃以佺期代郗恢為都督
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仲堪玄皆有遷換於
是俱還尋陽結盟不泰各還鎮初玄未奉詔欲自為雍州以郗恢為廣州恢

懼玄之來問於衆咸曰佺期來者誰不戮力若桓玄來恐難與爲敵既知佺期代已乃謀於南陽太守閻丘羨稱兵距守佺期慮事不濟乃聲言玄來入沔而佺期爲前驅恢衆信之無復固志恢軍散請降佺期入府斬閻丘羨放恢還都撫將士恤百姓繕修城池簡練甲卒甚得人情佺期仲堪與桓玄素不穆佺期屢欲相攻仲堪每抑止之玄以是告執政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乘其釁隙故以桓偉爲南蠻校尉佺期內懷忿懼勒兵建牙聲云援洛欲與仲堪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內疑其心苦止之又遣從弟遁屯北塞以駐之佺期不得舉乃解兵隆安三年桓玄遂舉兵討佺期先攻仲堪初仲堪得玄書急召佺期佺期曰江陵無食當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其守襄陽仲堪自以保境全軍無緣棄城逆走憂佺期不赴乃紿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信之乃率衆赴焉步騎八千精甲耀日既至仲堪唯以飯餉其軍佺期大怒曰今玆敗矣乃不見仲堪時玄在零田佺期與兄廣擊玄玄兵敗矣乃不見仲堪時玄在零田佺期與兄廣擊玄玄兵佺期之銳乃渡軍馬頭明日佺期率殷道護等精銳萬人乘艦出戰玄距之不得進佺期乃率其麾下數十艦直濟江徑向玄船俄而迴擊郭銓殆獲

銓會玄諸軍至佺期退走餘衆盡没單馬奔襄陽玄追軍至佺期與兄廣俱死之傳首京都梟於朱雀門弟思平從弟尚保孜敬俱逃於蠻劉裕起義始歸國歷位州郡孜敬爲人剽鋭果於行事昔與佺期勸殷仲堪殺殷覬仲堪不從孜敬拔刃而起欲自出取之仲堪苦禁乃止及爲梁州刺史常怏怏不滿其志經襄陽見桑宗之侍衛皆佺期之舊也孜敬愈憤見於辭色宗之烝軍劉千期於座面折之因大發怒拍劒刺千期立死宗之表而斬之思平尚保後亦以罪誅楊氏遂滅

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也曾祖羲以善射事武帝歷北地鴈門太守父建有武幹爲征虜將軍世以壯勇稱牢之面紫赤色鬚目驚人而沉毅多計畫太元初謝玄北鎮廣陵時苻堅方盛大多募勁勇牢之與東

劉牢之子敬宣

淮何謙琅邪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劉軌西河田洛
及晉陵孫無終等以驍猛應選玄以牢之爲參軍領
精銳爲前鋒百戰百勝號爲北府兵敵人畏之及堅
將句難南侵玄率何謙等距之牢之破難輜重於肝
貽獲其運船遷鷹揚將軍廣陵相時車騎將軍桓沖
擊襄陽宣城內史胡彬率衆向壽陽以爲沖聲援牢
之領卒二千爲彬後繼淮肥之役符堅遣其弟融及
驍將張蚝攻陷壽陽謝玄使彬與牢之距之師次硤
石不敢進堅將梁成又以二萬人屯洛澗玄遣牢之
以精卒五千距之去賊十里咸阻澗列陣牢之率衆
宣劉牋諸葛求等直進渡水臨陣斬成及其弟實又
分兵斷其歸津賊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死者萬餘人
盡收其器械堅尋亦大敗歸長安餘黨所在屯結牢
之進平譙城使安豐太守戴寶成之遷龍驤將軍彭
城內史以功賜爵武南縣男食邑五百戶牢之進屯
鄄城討諸未服河南城堡承風歸順者甚衆時符堅
子不據鄴爲慕容暐所逼請降牢之引兵救之垂聞
軍至出新興城北走牢之與沛郡太守田次之追之
行二百里至五橋澤中爭趣輜重稍亂爲垂所擊牢
之敗績士卒殲焉牢之策馬跳五丈澗得脫會不救

至因入臨漳集亡散兵復少振牢之以軍敗徵還頃
之復為龍驤將軍守淮陰後進戍彭城復領太守祆
賊劉黎僭尊號於皇丘牢之討滅之符堅將張遇遣
兵擊破金鄉圍太山太守羊邁牢之遣參軍向欽之
擊走之會慕容垂叛將翟釗救遇牢之引還釗還牢
之進平大山追釗於鄄城釗走河北因獲張遇以歸
之彭城祆賊司馬徽聚黨馬頭山牢之遣參軍竺朗
之討滅之時慕容氏掠廩丘高平太守徐含遠告急
牢之不能救坐畏懦免及王恭將討王國寶引牢之
為府司馬領南彭城內史加輔國將軍恭使牢之討
破王歆以牢之領晉陵太守恭本以才地陵物及檄
至京師朝廷戮國寶至緒自謂威德已著雖杖牢之
為爪牙但以行陣武將相遇禮之甚薄牢之負其才
能深懷恥恨及恭之後舉元顯遣盧江太守高素說
牢之使叛恭事成當即其位號牢之許焉恭參軍何
澹之以其謀告恭牢之與澹之有隙故恭疑而不納
乃置酒請牢之於衆中拜牢之為兄精兵利器悉以
配之使為前鋒行至竹里牢之背恭歸朝廷恭既死
遂代恭為都督兗青幽并徐揚州晉陵軍事牢之
本自小將一朝據恭位衆情不悅乃樹用腹心徐謙

之等以自強時楊佺期桓玄將兵逼京師上表理王
恭求誅牢之牢之率北府之衆馳赴京師次于新亭
玄等受詔退兵牢之還鎮京口及孫恩陷會稽牢之
遣將桓寶率師救三吳復遣子敬宣爲寶後繼比至
曲阿吳郡內史桓謙已棄郡走牢之乃率衆東討拜
表輒行至吳與衛將軍謝琰擊賊屢勝殺傷甚衆徑
臨浙江進拜前將軍都督吳郡諸軍事時謝琰屯烏
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牢之率衆軍濟江浙恩懼逃
于海牢之還鎮恩復入會稽害謝琰牢之進號鎮北
將軍都督會稽五郡率衆東征屯上虞分軍戍諸縣
恩復攻破吳國殺內史袁山松牢之使參軍劉裕討
之恩復入海頃之恩浮海奄至京口戰士十萬樓船
千餘牢之在山陰使劉裕自海鹽赴難牢之率大衆
而還裕兵不滿千人與賊戰破之恩聞牢之已還京
口乃走郁州又爲敬宣劉裕等所破及恩死牢之威
名轉振元興初朝廷將討桓玄以牢之爲前鋒都督
征西將軍領江州事元顯遣使以討玄事諮牢之牢
之以玄少有雄名杖全楚之衆懼不能制又慮平玄
之後功蓋天下必不爲元顯所容深懷疑貳不得已
率北府文武屯洌洲桓玄遣何穆說牢之曰自古亂

世君臣相信者有燕昭樂毅玄德孔明然皆勳業未
卒而二主早世設使功成事遂未保二臣之禍也鄙
語有之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殫獵犬烹故文種誅於
勾踐韓白戮於秦漢彼皆英雄霸王之主猶不敢信
其功臣況凶愚凡庸之流乎自開闢以來戴震主之
威挾不賞之功以見容於闇世者而誰至如管仲相
齊雍齒侯漢則往往有之況君見與無射鉤屢逼之
仇邪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亦覆族欲以安歸乎孰
若翻然改圖保其富貴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
無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爲天下笑哉惟君圖
之牢之自謂握強兵才能籌略足以經綸江表時譙
王尚之已敗人情轉沮乃頗納穆說遣使與玄交通
其甥何無忌與劉裕固諫之並不從俄令敬宣降玄
玄大喜與敬宣置酒宴集陰謀誅之陳書法盡圖與
敬宣共觀以安悅其志敬宣不之覺玄佐吏莫不相
視而笑元顯既敗玄以牢之爲征東將軍會稽太守牢
之乃歎曰始爾便奪我兵權將至矣時玄屯相府敬
宣勸牢之襲玄猶豫不決移屯班渚將北奔廣陵相
高雅之欲據江北以距玄集衆大議悉軍劉襲曰事
不可者莫大於反而將軍往年反王兗州近日司馬

郎君今復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豈得立也語畢趣出佐吏多散走而敬宣先還京口援其家失期不到牢之謂其爲劉襲所殺乃自縊而死俄而敬宣至不遑哭奔于高雅之將吏共殯斂牢之散歸丹徒桓玄令斲棺斬首暴尸於市及劉裕建義追理牢之乃復本官

敬宣牢之長子也智略不及父而技藝過之孫恩之亂隨父征討所向有功爲元顯從事郎又爲桓玄諮議參軍牢之敗與廣陵相高雅之俱奔慕容超夢先亡而服之既覺喜曰九者桓也九既吞矣我當復本土也旬日而玄敗遂與司馬休之還京師拜輔國將軍晉陵太守與諸葛長民破桓歆於芍陂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尋陽又擊桓亮符宏於湘中所在有功安帝反政徵拜冠軍將軍宜城內史領襄城太守譙從反以敬宣督征蜀諸軍事假節與寧朔將軍臧喜西伐敬宣入自白帝所攻皆剋軍次黃獸與僞將譙道福相持六十餘日遇癘疫又以食盡班師爲有司所劾免官頃之爲中軍諮議加冠軍將軍尋遷鎮巒護軍安封太守梁國內史會盧循反以冠軍將軍從大軍南討循平遷左衛將軍散騎常侍又遷征虜

將軍青州刺史鎮冀州爲其徵軍司馬道賜所
害
[illegible]
[illegible]
頻道師時林六十餘日嚴敵又以會集相持
喜西奔姚宣人自相帝初文將帥軍大舉興師
頻將又以姚宣遣軍出劉曜與寧時孫軍遂
以安帝又如增拜征軍孫軍守洛內史鄧攸太守
軍以州陳安隆寧劉又遣林東將軍徐眺中兵參
軍晉劉大守與諸葛男如林領兵出劉曜與寧時孫
土也以日而支如增拜征軍孫軍守洛內史鄧攸太守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補鎮北將軍譙王恬司馬海陵縣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澤皆是菰葑逃匿所聚威令不能及璩建議率千人討之時大旱璩因放火菰葑盡狹匿戶窘迫悉出詣璩自首近有萬戶皆以補兵朝廷嘉之轉西中郎司馬龍驤將軍譙梁二郡內史尋代郭銓爲建威將軍益州刺史安帝初進征虜將軍及桓玄簒位遣使加璩散騎常侍左將軍璩執留玄使不受命玄以桓希爲梁州刺史王異據涪郭法戍宕渠師寂戍巴郡周道子戍白帝以防之璩傳檄遠近列玄罪狀遣巴東太守柳約之建平太守羅述征虜司馬甄季之擊破希等仍率衆次于白帝武陵王令曰益州刺史毛璩忠誠慤亮自桓玄萌禍常思踊其後今若平殄兇逆肅清荆郢者便當即授上流之任初璩弟寧州刺史璠喪官璩兄球孫祐之及參軍費恬以數百人送喪葬江陵會玄敗謀奔梁州璩弟瑾子脩之時爲玄屯騎校尉誘玄使入蜀既而脩之與祐之費恬及漢嘉人馮遷共殺玄約之等聞玄死進軍到枝江而桓振復攻沒江陵劉毅等還尋陽約之亦退俄而季之述之皆病約之詣振僞降因欲襲振事泄被害約之司馬時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等撫其餘衆保涪陵

後遣桓放之爲益州屯西陵處茂距擊破之振死安
帝反正詔曰夫貞松標於歲寒忠臣亮于國危益州
刺史璩體識弘正誠契義旗受命偏師次于近畿臣
翼之勳寔感朕心可進征西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
益梁秦涼寧五州軍事衛宜都軍蜀太守文處茂軍
諮議參軍梁柳蜀郡太守羅企生輔國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
潼二郡太守又詔西夷校尉璩爲持節監梁秦二州
軍事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略陽武都太守璩弟
蜀郡太守瑗爲輔國將軍寧州刺史初璩聞振陷江
陵率衆赴難使瑾瑗順外江石下使衆軍譙縱領巴
西梓潼二郡軍下涪水當與璩軍會於巴郡蜀人不
樂東征縱因人情思歸於五城水口反還襲涪害瑾
瑾留府長史鄭純之自成都馳使告璩璩時在略城
去成都四百里遣衆軍王瓊討反者相距於廣漢樊
道令何林聚黨助縱而璩下人受縱誘說遂共害璩
及瑗并子姪之在蜀者一時殄没璩子弘之嗣義熙
中時延祖爲始康太守上疏訟璩兄弟於是詔曰故
益州刺史璩西夷校尉瑾蜀郡太守瑗勤王忠烈事
乖慮外葬送日近益懷惻愴可皆贈先所授官給錢
三十萬布三百匹論璩討桓玄功追封歸鄉公千五

百戶又以祐之斬玄功封夷道縣矣自寶至璩三葉襲爵開國者四人將帥之家與晉陽周氏爲輩而不知其又也璩子脩之頻歷清顯至右衛將軍從劉裕平姚泓後爲安西司馬沒于魏

安之字仲祖亦有武幹累遷撫軍參軍魏郡太守簡文輔政委以爪牙及登祚安之領兵從駕使止宿宮中尋拜游擊將軍時庾希入京口朝廷震動命安之督城門諸軍事孝武即位妖賊盧悚突入殿廷安之聞難率衆直入雲龍門手自奮擊既而左衛將軍殷康領軍將軍桓祕等至與安之并力悚因勒減遷右衛將軍定后崩領將作大匠卒官追贈光祿勳四子潭泰遂遁潭嗣爵官至江夏相泰歷太傅從事中郎後軍諮議參軍與遂俱爲會稽王父子所昵乃追論安之討盧悚勳賜爵平都子命潭襲爵元顯當宴泰家既而欲去泰苦留之曰公若遂去當取公脚元顯大怒奮衣而出遂與元顯有隙及元顯敗泰時爲冠軍將軍堂邑太山二郡太守遂爲游擊將軍遁爲太傅主簿桓玄得志使泰收元顯送于新亭泰因宿恨手加歐辱俄並爲玄所殺惟遁被徙廣州義熙初得還至宜都太守

德祖璩宗人也父祖並沒于賊中德祖兄弟五人相攜南渡皆有武幹荆州刺史劉道規以德祖爲建武將軍始平太守又徙涪陵太守盧循之役道規又以爲參軍伐徐道覆於始興尋遭母憂劉裕伐司馬休之版補太尉參軍義陽太守賜爵遷陵縣矣轉南陽太守從劉裕伐姚泓頻攻滎陽扶風南安馮翊數郡所在剋捷裕嘉之以爲龍驤將軍秦州刺史裕第二子義真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以德祖爲中兵參軍領天水太守從義真還裕以德祖督河東平陽二郡軍事輔國將軍河東太守代劉遵考守蒲坂及河北覆敗德祖全軍而歸裕方欲清平關洛先以德祖督九郡軍事冠軍將軍滎陽京兆太守以前後功賜爵灌陽縣男尋遷督司雍并兗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戍武牢爲魏所沒德祖次弟嶷弟辯並有志節嶷死于廬循之難辯沒于魯宗之役並奮不顧命爲世所歎

親結至是因密共圖玄劉毅家在京口與無忌素善言及興復之事無忌曰桓氏殭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殭弱雖殭易弱正患事主得難耳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

德祖豫宗人也父祖並沒于賊中德祖兄弟五人相攜南渡皆有武幹荆州刺史劉道規以德祖爲建武將軍始平太守又徙涪陵太守盧循之役道規又以爲參軍伐徐道覆於始興尋遭母憂劉裕伐司馬休

之會稽世子元顯子彥章封東海王以無忌爲國中尉加廣武將軍及桓玄害彥章於市無忌入市慟哭而出時人義焉隨牢之南征桓玄牢之將降於玄也無忌屢諫辭旨甚切牢之不從及玄篡位無忌與玄吏部郎曹靖之有舊請監小縣靖之白玄玄不許無忌乃還京口初劉裕嘗爲劉牢之參軍與無忌素相親結至是因密共圖玄劉毅家在京口與無忌素善言及興復之事無忌曰桓氏殭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殭弱雖殭易弱正患事主得難耳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

何無忌　何無忌東海郯人也少有大志忠亮任氣人有不稱其心者輒形於言色州辟從事轉太學博士鎮北將軍劉牢之即其舅也時鎮京口每有大事常與參議

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因共要毅與相推結遂共舉
義兵襲京口無忌僞著傳詔服稱勑使城中無敢動
者初桓玄聞裕等及無忌之起兵也甚懼其黨曰劉
裕烏合之衆勢必無成願不以爲慮玄曰劉裕勇冠
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蒱一擲百萬
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其見憚如此及玄敗走武陵王遵承制以無忌爲輔
國將軍琅邪內史以會稽王道子所部兵精悉配之
南追桓玄與振武將軍劉道規俱受冠軍將軍劉毅
節度玄留其龍驤將軍何澹之前將軍郭銓江州刺
史郭昶之守湓口無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衆
戰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在此
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咸曰澹之不在其中其徒得
之無益無忌謂道規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
雖不居此舫取則易獲因縱兵擊之可以一破而敗
也道規從之遂獲賊舫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
中驚擾無心之衆亦謂爲然道規乘勝逕進無忌又
破諜赴之澹之遂潰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柘
及武康公主琅邪王妃還京都又與毅道規破走玄
於嶝榮洲無忌進據巴陵玄從兄謙從子振乘間陷

江陵無忌道規進攻譙縱於馬頭攻桓蔚於龍泉皆破之既而爲桓振所敗退還尋陽無忌與敦道規復進討振劉毅卞三城遂平巴陵進次馬頭桓謙請割荆江二州奉迭天子無忌不許進軍破江陵謙等敗走無忌侍衛安帝還京師以無忌督豫州揚州淮南廬江安豐歷陽堂邑五郡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加節甲杖五十人入殿未之職遷會稽內史督江東五郡軍事持節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義熙二年遷都督江荆二州江夏隨義陽綏安豫州西陽新蔡汝南頴川八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持節如故以興復之功封安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增督司州之弘農松滋加散騎侍郎進鎮南將軍廬循遣別帥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無忌將率衆距之長史鄧潛之諫曰今以神武之師抗彼逆衆迴山壓卵未足爲譬然國家之計在此一舉闔其舟艦大盛勢若上流蜂蠆之毒邾魯成鑒宜決破南唐守三城以待之其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俟其疲老然後擊之若無萬全之長策而決成敗於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無忌不從遂以舟師距之既及賊令強弩數百登西岸小山以邀射之而薄于山側俄而西風暴急無

忌所乘小艦被風飄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敗無忌尚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節死之詔曰無忌秉哲履正忠亮明允亡身殉國則契協英謨經綸屯昧則重氣載廓及敷政方夏實播風惠妖寇構亂侵擾邦畿校袂致討志清王略而事出慮外臨危殞厲握節隕難誠貫古賢殄用傷慟于厥懷其贈侍中司空本官如故謚曰忠肅子邕嗣初桓玄剋京邑劉裕東征無忌密至裕軍所潛謀舉義勤裕於山陰起兵裕以玄大逆未彰恐在遠舉事剋濟爲難若玄遂竊天位然後於京口圖之事未晚也無忌乃還及義師之舉衆贊大動皆以羙略攻取爲效而此舉敗於輕脫朝野痛之

檀憑之

光祿大夫毅少有大志不修家人產業仕爲州從事桓弘以爲中兵參軍屬桓玄簒位毅與劉裕何無忌魏詠之等起義兵密謀討玄毅討徐州刺史桓修於廣陵裕率毅等至竹里玄使其將皇甫敷吳甫之北距義兵遇之於江乘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又斬敷首玄大懼使桓謙何之澹

忌所乘小艦被飄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
敗無忌尚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
戰賊衆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節
死之詔曰無忌秉哲履正忠亮明允亡身殉國則契
恊英謨經綸屯昧則重氛載廓及敷政方夏實播風
惠妖寇構亂侵擾邦畿授袂致討志清王略而事出

晉書八十五　列傳卷五十五

劉毅

而北舉知伺軍虛襲陷大鎮晉以冀神文帝嘉
忌代邈又奏納之京口圖之事未卽決
[illegible]京口圖之事未卽決

列傳卷第五十五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晉書八十五

劉毅　凡過

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也曾祖距廣陵相叔父鎮左
光祿大夫毅少有大志不修家人產業仕爲州從事
桓弘以爲中兵參軍屬桓玄簒位毅與劉裕何無忌
魏詠之等起義兵密謀討玄毅討徐州刺史桓修於
京口青州刺史桓弘於廣陵裕率毅等至竹里玄使
其將皇甫敷吳甫之北距義兵遇之於江乘臨陣斬
甫之進至羅落橋又斬敷首玄大懼使桓謙何之澹

屯覆舟山毅等軍至蔣山裕使羸弱登山多張旗幟
玄不之測益以危懼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憚伏裕
莫敢出關裕與毅等分爲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
無不一當百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煙塵張天鼓譟
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奔散玄既西走裕以
毅爲冠軍將軍青州刺史與何無忌劉道規躡玄玄
逼帝及琅邪王西上毅與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
等追及玄戰於崢嶸州毅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
大潰燒輜重夜遁玄將鄧銓劉雅等襲陷尋陽毅遣
武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及玄死桓振桓謙復聚衆
距毅於靈溪玄將馮該以兵會於振毅進擊爲振所
敗退次尋陽坐免官尋原之劉裕命何無忌受毅節
度無忌以督攝爲煩輒便解統毅疾無忌遣擒免其
琅邪內史以轄國將軍攝軍事無忌遂與毅不平毅
唯自引咎時論韙之毅復與道規發尋陽桓亮自號
江州刺史遣劉敬宣擊走之毅軍次夏口時振黨馮
該戍大岸孟山圖據魯城桓山客守偃月壘衆合萬
人連艦二岸水陸相援毅督衆軍進討未至夏口遇
風飄沒千餘人毅與劉懷肅索超等攻魯城道規攻
偃月壘何無忌與檀祇列艦於中流以防越逸毅躬

貫甲冑陵城半日而二壘俱潰生禽山客而馮該遁走毅進平巴陵以毅爲使持節兗州刺史將軍如故毅號令嚴整所經墟邑百姓安悅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龍襄陽破桓蔚毅等諸軍次江陵之馬頭振擁乘輿出營江津宗之又破僞將温楷振自擊宗之毅因率無忌道規等諸軍破馮該於豫章口推鋒而進遂入江陵振聞城陷與譙縱比走乘輿及正毅執玄璽卞範之羊僧壽夏侯崇之桓道恭等皆斬之桓振復與符宏自郎城襲陷江陵與劉懷肅相持毅遣步將擊振殺之并斬僞輔國將軍桓珍毅又攻拔遷陵斬玄太守劉叔祖於臨嶂其餘衆假號以十數皆討平之二州既平以毅爲撫軍將軍時刁逵等作亂屯於湘中毅遣將分討皆滅之初興遂畧經從事至是軍役漸寬上表乞還京口以終喪禮曰弘道爲國者理盡於仁孝訴窮歸天者莫甚於喪親但臣庸本無感槩不能隕越故其宜耳往年國難滔天故志竭愚忠靦然苟存去哀彌遍軫而狂狡未滅雖姦凶時梟餘燼宄伏武勞弊微情未申顧景悲憤今皇威遐震海内清澄臣寤毒艱穢亦已具於聖聽兼羸患滋甚衆疾互動

如今寢頓無復人理臣之情也本不甘生語其事也亦可以沒乞賜餘骸終其丘壙庶幾忠孝之道獲宥於聖世不許詔以毅爲都督豫州揚州之淮南歷陽廬江安豐五郡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將軍常侍如故本府文武悉令西屬以匡復功封南平郡開國公兼都督宣城軍事給鼓吹一部梁州刺史劉雅反毅遣將討擒之初桓玄於南州起齋悉畫盤龍於其上號爲盤龍齋毅小字盤龍至是遂居之俄進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何無忌爲盧循所敗賊軍乘勝而進朝廷震駭毅具舟船討之將發而疾篤內外失色朝議欲奉乘輿北就中軍劉裕會毅疾瘳將率軍南征裕與毅書曰吾往與妖賊戰曉其變態今修船垂畢將石前撲之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毅從弟藩往止之毅大怒謂藩曰我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也投書於地遂以舟師二萬發姑孰徐道覆聞毅將至建鄴報盧循曰劉毅兵重成敗繫此一戰宜併力距之循乃引兵發巴陵與道覆連旗而下毅次于桑落洲與賊戰敗績棄船以數百人步走餘衆皆爲賊所虜輜重盈積皆棄之毅走經涉蠻晉飢困死亡至者十二三悉軍羊邃竭

力營護之僅而獲免劉裕深慰勉之復其本職殺乃以遂爲諮議參軍及裕討循詔毅知內外留事毅以喪師乞解任降爲後將軍尋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都督毅上表曰臣聞天以盈虛爲運政以損益爲道時否而政不革人凋而事不損則無以救急病於已危極塗炭於將絕自頃戎車屢駭干戈溢境所統江州以一隅之地當逆順之衝自桓玄以來驅蹙殘敗至乃男不被養女無匹對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財殫力竭無以至此若不曲心矜理有所釐改則靡遺之歎奄焉必及夫設官分職軍國殊用牧養以息務爲大武略以濟事爲先兼而領之蓋出於權事因藉既久遂似常體江州在腹心之內憑接揚豫藩扞所倚寔爲重複昔胡寇縱逸朔馬臨江抗禦之宜益權爾耳今江左區區戶不盈數十萬地不踰數千里而統旅鱗次未獲減息大而言之足爲國耻況乃地在無虞而猶置軍府文武將佐資費非要豈所謂經國大情揚湯去火者哉自州郡邊江百姓遼落加郵亭險閡畏阻風波轉輸往復恒有淹廢又非所謂因其所利以濟其弊者也愚謂宜解軍府移鎮豫章處十郡之中屬簡惠之政以及數年可有生氣

且屬縣凋散示有所存而役調送迎不得止息亦謂
應隨宜并合以簡衆費刺史庾悅自臨莅以來甚有
恤隱之誠但綱維不革自非綱目所理尋陽接蠻宜
示有遏防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戍於是解悅毅移
鎮豫章遣其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俄進毅爲都
督荆寧秦雍四州之河東河南廣平楊州之義城四
郡諸軍事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持節公
如故毅表荆州編戶不及盈十萬罷械索然廣州雖凋
殘猶出丹漆之用請依先準於是加督交廣二州毅
至江陵乃輒取江州兵及豫州西府文武萬餘留而
不遣又告疾困請藩爲副劉裕以毅貳于己乃奏之
安帝下詔曰劉毅傲很凶戾復霸日久中間覆敗宜
即顯戮晉法含弘復蒙寵授會不思循內訟怨望滋
甚賴宰輔藏疾特加導養遂復推轂陝西寵榮隆泰
庶能洗心感遇革音改意而長惡不悛志爲姦宄陵
上虐下縱逸無度既解督任江州非復所統而輒徙
兵衆略取軍資驅斥舊戍厚樹親黨西府二局文武
盈萬悉皆割留曾無片言肆心忿欲罔顧天朝又與
從弟藩遠相影響招聚剽狡繕甲阻兵外託省疾實
規伺隙同惡相濟圖會荆郢尚書左僕射謝混憑藉

世資超蒙殊遇而輕佻躁脫職爲亂階窮動內外連
謀萬里是而可忍孰不可懷昭誅潘混劉裕自率衆
討殺命王弘王鎮惡檀思等率軍至豫章口於江津
燔舟而進殺悉軍朱顯之逢鎮惡以所統千人赴殺
鎮惡等攻陷外城殺守內城精銳尚數千人戰至日
昃鎮惡以裕書示城內殺怒不發書而焚之殺冀有
外救督士卒力戰衆知裕至莫有鬬心既暮鎮惡焚
諸門齊力攻之殺衆乃散殺自北門單騎而走去江
陵二十里而縊經宿居人以告乃斬於市子姓皆伏
誅殺兄模奔於襄陽魯宗之斬送之殺剛猛沉斷而
專肆狠愎與劉裕協成大業而功居其次深自矜伐
不相推伏及居方嶽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
殺驕縱滋甚每覽史籍至閻相如降屈於廉頗輒絕
歎以爲不可能也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又
謂郤僧施曰昔劉備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今吾與
足下雖才非古賢而事同斯言衆咸惡其陵傲不遜
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去而彌復憤激初裕征盧循凱
歸帝大宴於西池有詔賦詩殺詩云六國多雄士正
始出風流自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也後有東
府聚樗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

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攬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投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鄉荅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而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既出西藩雖上流分陝而頓失內權又頗自嫌事計故欲擅其威彊伺隙圖裕以至於敗初江州刺史庾悅隆安中爲司徒長史曾至京口毅時甚屯寞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後與僚佐徑來請堂毅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唯毅留射如故悅而悅令鵝毅求其餘悅又不荅毅常銜之義熙中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使人徵示其旨悅忿懼而死毅之褊躁如此

邁字伯群少有才幹爲殷仲堪中兵參軍桓玄之在江陵甚豪橫士庶畏之過於仲堪玄嘗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以稍擬仲堪邁時在坐謂玄曰馬稍有餘精理不足玄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物不許之仲堪爲之失色玄出仲堪謂邁曰卿乃狂人也玄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邁以正辭折仲堪而不以爲悔仲堪

使邁下都以避之玄果令追之邁僅而免禍後玄得
志邁詣門稱謁玄謂邁曰安知不死而敢相見邁對
曰射鉤斬祛與邁爲三故不知死玄甚喜以爲刑獄
參軍後爲竟臨太守及毅與劉裕等同謀起義邁竟
應之事泄爲玄所害

諸葛長民

諸葛長民琅邪陽都人也有文武幹用然不持行檢
無鄉曲之譽桓玄引爲參軍平西軍事尋以貪刻免
及劉裕建義與之定謀爲揚武將軍從裕討桓玄以
功拜輔國將軍宣城內史于時桓歆聚衆向歷陽長
民擊走之又與劉敬宣破歆于芍陂封新淦縣公食
邑二千五百戶以本官督淮北諸軍事鎮山陽義熙
初慕容超寇下邳長民遣部將徐琰擊走之進位使
持節督青揚二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領晉陵太守鎮
丹徒本號及公如故及何無忌爲徐道覆所害賊乘
勝逼京師朝廷震駭長民率衆入衛京都因表曰妖
賊伐船集木而南康相郭澄之隱蔽經年又深相保
明委歎無忌罪合斬刑詔原澄之及盧循之敗劉毅
也循與道覆連旗而下京都危懼長民勸劉裕權移
天子過江裕不聽令長民與劉毅屯于北陵以備石

頭事平轉督豫州楊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領
淮南太守及裕討毅以長民監太尉留府事詔以甲
杖五十人入殿長民驕縱貪侈不恤政事多聚珍寶
美色營建第宅不知紀極所在殘虐爲百姓所苦自
以多行無禮恒懼國憲及劉毅被誅長民謂所親曰
昔年臨彭越前年殺韓信禍其至矣謝混爲劉毅問劉
穆之曰人間論者謂太尉與我不平其故何也穆之
曰相公西征老毋弱弟委之將軍何謂不平長民弟
黎民輕狡好利固勸之曰黔彭異體而勢不偏全劉
毅之誅亦諸葛氏之懼可因裕未還以圖之長民猶
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須權尤今
日欲爲丹徒布衣豈可得也裕深疑之駱驛繼遣輜
重兼行而下前後三日百司於道候之輒差其期既
而輕舟徑進潛入東府明旦長民聞之驚而至門裕
伏壯士丁時於幔中引長民進語素所未盡皆說爲
長民悅昨自後拉而殺之棄尸付廷尉使收黎民黎
民驍勇絕人與捕者苦戰而死小弟幼民爲大司馬
參軍逃于山中追擒戮之幼民之誅也士庶咸恨
正刑之晚若雞栖狗竊初長民富貴之後常一月中
輒十數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毛修之嘗與

同宿見之駭愕問其故長民荅曰正見一物甚黑而有毛脚不分明奇健非我無以制之其後來轉數屋中柱及椽桷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斫應刃隱藏去輒復出又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於壁見有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斫之豁然不見未幾伏誅

王尊未宜鼓譟賞尚妹曲阿瀨公昌三十七

之顧東部郎孟何必顧諸貴哉當斬本官收治則貴好共勑朝廷外命孝義前公瀕古人無以教正昔

檀憑之字慶子高平人也少有志力閨門邕肅爲世所稱從兄子部兄弟五人皆稚弱而孤憑之撫養若已所生初爲會稽王驃騎行參軍轉植修長流參軍領東莞太守加寧遠將軍與劉裕有州閭之舊又數同東討情好甚密義旗之建憑之與劉毅俱以私艱墨絰而赴雖才望居毅之後而官次及威聲過之故

裕以爲建武將軍裕將義舉也嘗與何無忌魏詠之同會憑之所會善相者晉陵韋叟見憑之大驚曰卿有急兵之厄其候不過三四日耳且深藏以避之不可輕出及桓玄將皇甫敷之至羅落橋也憑之與裕各領一隊而戰軍敗爲敷軍所害贈冀州刺史義熙初詔曰夫旌善紀功有國之通典沒而不朽節義之篤行故冀州刺史檀憑之忠烈果毅亡身爲國既義敦其情故臨危授命考諸心迹古人無以遠過近者之贈意猶恨焉可加贈散騎常侍本官如故既隕身王事亦宜追論封賞可封曲阿縣公邑三千戶

魏詠之

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也家世貧素而躬耕爲事好學不倦生而兎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年十八聞荆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爲遂齎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至造門自通仲堪與語嘉其盛意召醫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況百日邪仲堪於是處之別屋令醫療之詠之遂閉口不語唯食薄粥其厲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資遣之初爲州主簿

嘗見桓玄既出玄鄙其精神不儁謂坐客曰庸神而
宅偉幹不成令罷竟不調而遣之詠之早與劉裕游
款及玄篡位協贊義謀玄敗授建威將軍豫州刺史
桓歆寇歷陽詠之率衆擊走之義熙初進征虜將軍
吳國內史尋轉荆州刺史持節都督六州領南蠻校
尉詠之初在布衣不以貧賤爲恥及居顯位亦不以
富貴驕人始爲仲堪之客未幾竟踐其位論者稱之
尋卒于官詔曰魏詠之器宇弘勗識局貞隱同獎之
誠實銘王府敷績之効垂惠在人奄致隕喪惻愴于
心可贈太常加散騎常侍其後錄其贊義之功追封
江陵縣公食邑二千五百戶謚曰桓弟順之至玄初
內史

史臣曰臣觀自古承平之化必杖正人非常之業莫
先奇士當衰晉陵夷之際逆玄僭禮之秋外乏桓文
內無平勃不有雄傑安能濟之哉此數子者氣足以
冠時才足以經世屬大亨數窮之運乘義熙天啓之
資建大功若轉圜耳群雄如拉朽勢傾百辟祿極萬
鍾斯亦丈夫之盛也然希樂陵傲而速禍諸葛驕淫
以成釁造宋而乖同德復晉而異純臣謀之不臧自
取夷滅無忌挾功名之大志挺文武之良才追舊而

勵厲時人率義而舉震勍敵因機効捷處死不懦比乎何時之輩豈同日而言歟

贊曰劉生剛愎葛侯凶恣患結滿盈禍生疑貳安成英武體茲忠烈捨家殉義亡生存節檀實稜威身隕名飛魏然協契効績揚輝

晉書八十五　西爽堂吳氏校刻

晉書八十九　御撰

列傳卷第五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

忠義

人有言君子殺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仁又云非太運住之難處少之難信斯言也是知隕節苟合貴宜

放命戎狄交侵函夏沸騰蒼生塗炭干戈日用戰爭方興雖背恩忘義之徒不可勝載而節節輕生之士無乏於時至若嵇紹之衛難乘輿卞壼之亡軀鋒鏑桓雄之義高田叔周崎之節邁解揚羅丁致命於舊君辛吉耻臣於戎虜張綿引鴆以全節王諒斷臂以厲忠莫不志烈秋霜精貫白日足以激清風於萬古厲薄俗於當年者歟所謂亂世識忠臣斯之謂也卞壼劉超鍾雅周嵩等已入列傳其餘即叙其行事以爲忠義傳用旌晉氏之有人焉

嵇紹　從子含

嵇紹字延祖譙國銍人高陽王睦之子也

范粲

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黃人漢萊蕪長丹之孫也粲高亮貞正有丹風而博涉強記學皆可師遠近請益者甚衆性不矜莊而見之皆肅如也魏時州府交辟皆無所就久之乃應命爲治中轉別駕辟太尉掾尚書郎出爲征西司馬所歷職皆有聲稱及宣帝輔政遷武威太守到郡選良吏立學校勸農桑是時戎夷頗侵疆場粲明設防備敵不敢犯西域流通無烽燧之警又郡壤富貴珍玩充積粲檢制之息其華侈以毋

老罷官郡既接近寇戎棊以重鎮輒去職朝廷尤之
左遷樂浪令頃之轉太宰從事中郎遭母憂以至孝
稱服闋復爲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遷于金墉城棊
素服拜送哀慟左右時景帝輔政召群官會議棊又
不到朝廷以其時望優容之棊又稱疾闔門不出於
是特詔爲侍中持節使于雍州棊因陽狂不言寢所
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恒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輒密
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
其貞武帝踐阼泰始中棊同郡孫和時爲太子中庶
表薦棊稱其操行高絜父嬰疾病可使郡縣輿致
京師加以聖恩賜其醫藥若遂瘳除必有益於政乃
詔郡縣給醫藥又以二千石祿養病歲以爲常加賜
帛百疋子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詔不許以太康六
年卒時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子
喬字伯孫年二歲時祖聲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
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
硯涕泣九歲請學在同輩之中言無媟辭弱冠受業
於樂安蔣國明濟陰劉公榮有知人之鑒見喬深相
器重友人劉彥秋夙有聲輿嘗謂人曰范伯孫體應
純和理思周密吾每欲錯其一事而終不能光祿大

夫李銓嘗論楊雄才學優於劉向喬以爲向定一代之書正群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楊優劣論文多不載喬好學不倦父燮陽狂不言喬與二弟並棄學業絶人事侍疾家庭至燮沒足不出邑里司隸校尉劉毅嘗抗論於朝廷曰使范武威疾苐不宜哀矜其子又侍父疾名德著茂不加叙用深爲朝廷惜遺賢之譏也元康中詔求廉讓沖退履道寒素不計資以參選叙尚書郎王現乃薦喬曰喬稟德粹立操高絜儒學精深含章內奥安貧樂道棲志窮巷簞瓢詠業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著厲俗之清臣時張華領司徒天下所舉凡十七人於喬特發優論又吏部郎郗隆亦雅重喬思求海內幽遁之士喬供養衡門至于白首於是除樂安令辭疾不拜喬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初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往喻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毋相歡娛耳何以愧爲其通物善道皆此類也外黃令高顒歎曰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譚未嘗經於官曹士之貴異於今而見大道廢而有

仁義信矣其行身不穢爲物所歎服如此以元康八年卒年七十八

范平

范平字子安吳郡錢塘人也其先鍾侯馥避王莽之亂適吳因家焉平研覽墳索遍該百氏姚信賀邵之徒皆從受業吳時舉茂才累遷臨海太守政有異能孫皓初謝病還家教授儒學晉太康中頻徵不起年六十九有詔追加徵命文貞先生賀循勒碑紀其德行三子夷咸泉並以儒學至大官泉字處關

內侯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蔚子文才亦幼知名

程雅 程雅字世方廣陵人也晉時游太學博通經籍尤精毛詩三禮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爲顏回陳壽李虔爲游夏羅憲爲子貢仍至尚書最爲平舉秀才除郎中泰始初拜濟陰太守入爲太子中庶子上表請以諸葛亮將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宜見敘用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傾吳人之望事皆施行尋因太子中庶子文立忠貞清貫有思理器幹前在濟陰政事修明後事東

石作

官盡輔導之節昔光武平隴蜀皆收其賢才以敘之益所以拔幽滯而濟殊方也其以立義散騎常侍

以聞立奏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不以上聞耳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改吾舍吾夫人也

乞問太僕帝舍之遷衛尉咸寧末卒所著賦奏詩賦數十篇行於世

霍原

霍原字休明燕國廣陽人也少有志力叔父坐法死原入獄訟之楚毒備加終免叔父年十八觀太學

行禮因留書之貴游子弟聞而重之欲與相見以其名微不欲晝往乃夜共造焉父友同郡劉伐將舉之未果而病篤臨終勑其子沈曰霍原慕道清虛方成奇器汝後必薦之後歸鄉里高陽許猛素服其名會爲幽州刺史將詣之主簿當車諫不可出界猛歎恨而止原山居積年門徒百數燕王月致羊酒及劉沈爲國大中正元康中進原爲二品司徒不過沈乃上表理之詔下司徒參論中書監張華令陳準奏爲上品詔可元康末原與王衰等俱以賢良徵累下州郡以禮發遣皆不到後王浚稱制謀僭使人問之原不荅浚心銜之又有遼東因徒三百餘人依山爲賊欲劫原爲主事亦未行時有謠曰天子在何許近在豆田中浚以豆爲霍收原斬之懸其首諸生悲哭夜竊尸共埋殯之遠近駭愕莫不寃痛之

郭琦

郭琦字公偉太原晉陽人也少方直有雅量博學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傳法注穀梁京氏易百卷鄉人王游等皆就琦學武帝欲以琦爲佐著作郎問琦族人尚書郎彭彰章素疾琦苦云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即堪爲郎矣遂決意用之及趙王倫纂

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爲武帝吏不容復爲今世吏
和身處於家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不聽遂害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辛勉

辛勉字伯力隴西狄道人也父洪左衛將軍勉博學有貞固之操懷帝世累遷爲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劉聰將署爲光祿大夫勉固辭不受聰遣其黃門侍郎喬度齎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度遽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眞高士也歎息而去聰嘉其貞節深敬異之爲築室於平陽西山月致酒米勉亦辭而不受年八十卒愍帝徵爲尚書郎及帝蒙塵於平陽劉聰使帝行酒洗爵欲觀晉臣在朝者意竇起而抱帝大哭聰曰前殺庾珉輩故不足爲戒邪引出遂加害焉

董景道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也少而好學千里追師所在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尊通鄭氏著禮通論非駁諸儒演廣鄭旨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蟲猛獸皆繞其傍是以劉元海及聰屢徵皆礙而不起至劉曜時出山廬于渭汭曜徵爲太子少傅散騎常侍並

固辭竟以壽終

崔遊

崔遊字子相上黨人也少好學儒術甄明恬靖謙退自少及長口未嘗語及財利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出爲氏池長甚有惠政以病免遂爲廢疾泰始初武帝錄叙文帝故府僚屬就家拜郎中年七十餘猶敦學不倦攜喪服圖行於世及劉元海僭位命爲御史大夫固辭不就卒於家時年九十三

動謂張賓曰郭魏之舊都吾將營建慨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南陽趙彭忠亮篤敏有佐時幹將軍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勒於是徵彭署爲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陳曰臣往策名晉室食其祿矣犬馬戀主切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鞠爲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爲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臣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之惠也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軍

固辭竟以壽終

崔遊

崔遊字子相上黨人也少好學儒術甄明恬靖謙退自少及長口未嘗語及財利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將以將軍爲高祖自擬爲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吏之勤大悅曰右戾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祿辟其子明爲參軍

高瞻

高瞻字子前渤海脩人也少而英爽有俊才身長八尺二寸光熙中調補尚書郎屬永嘉之亂還鄉里乃與父老議曰今皇綱不振兵革雲擾此郡沃壤憑固河海若兵荒歲儉必爲寇庭非謂圖安之所王彭祖先在幽薊據燕代之資兵彊國富可以託也諸君以爲何如衆咸善之乃與叔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

既而以王浚政令無恒乃依崔毖隨毖如遼東毖之與三國謀伐廆也瞻固諫以爲不可毖不從及毖奔敗瞻隨衆降于廆廆署爲將軍瞻稱疾不起廆敬其姿器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餘也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蒼生紛擾莫知所係孤思與諸君匡復帝室翦鯨豕于二京迎天子於吳會廓清八表侔勳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願也君中州大族冠冕之餘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奈何以華夷之異有慊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於東夷但問志器何如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乃辭疾篤廆深不平之瞻又與宋該有隙該陰勸廆除之瞻聞其言自安遂以憂死

王諒

王諒字幼成冊陽人也少有幹畧為王敦所權參其府事稍遷武昌太守初新昌太守梁碩專威交土迎立陶咸為刺史咸卒王敦以王機為刺史碩發兵距

機自領交趾太守乃迎前刺史修則子湛行州事永興三年敦以諒爲交州刺史諒將之任敦謂曰修湛梁碩皆國賊也卿至便收斬之諒既到境湛退還九眞廣州刺史陶侃遣人誘湛來詣諒所諒勑從人不得入閤既前執之碩時在坐曰湛故州將之子有罪可遣不足殺也諒曰是君義故無豫我事卽斬之碩怒而出諒陰謀誅碩使客刺之弗尅遂率衆圍諒於龍編陶侃遣軍救之未至而諒敗碩逼諒奪其節諒固執不與遂斷諒右臂諒正色曰效且不畏臂斷何有十餘日憤恚而卒碩據交州凶暴酷虐一境患之

竟爲侃軍所滅傳首京都

討期果尅之壽猶襲僞號欲官之壯拳不仕賂遺一無所取會天久雨百姓饑壯上書說壽以歸順允天心應人望未爲國藩福流子孫壽省書內愧祕而不宣乃遣使入胡壯又諫之壽又不納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旣假壽殺卽私仇以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壽旣不從壯遂稱篤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惟研考經典譚思文章至本末勢時卒初

宜耳又謂崎曰汝爲我語城中稱大將軍已破劉隗
敵若思甘卓住襄陽無復異議三江州郡萬里肅清
外援理絕如是者我當活汝崎僞許之既到城下大
呼曰王敦軍敗於于湖甘安南已剋武昌卽日分遣
大衆來赴此急努力堅守賊今散矣又於是數而殺
之

易雄

易雄字興長長沙瀏陽人也少爲縣吏自念卑淺無
由自達乃脫幘挂縣門而去因習律令及施行故事
交結豪右州里稱之仕郡爲主簿張昌之亂也執
太守萬嗣將斬之雄與賊爭論曲直賊怒叱使牽雄
斬之雄趨出自若賊又呼問之雄對如初如此者三
賊乃舍之嗣由是獲免雄遂知名舉孝廉爲州主簿
遷別駕自以門寒不宜久處上綱謝職還家後爲春
陵令刺史譙王承既距王敦將謀起兵以赴朝廷雄
承符馳檄遠近列敦罪惡宣募縣境數日之中有衆
千人負糧荷戈而從之承既固守而湘中殘荒之後
城池不完兵資又闕敦遣魏乂李恒攻之雄勉厲所
統扞禦累旬士卒死傷者相枕力屈城陷爲乂所虜
意氣慷慨神無懼色送到武昌敦遣人以檄示雄而

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之難
王室如煨雄安用生爲今日即戮得作忠鬼乃所願
也敦憚其辭正釋之衆人皆賀雄笑曰昨夜夢乘車
挂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戮
乎尋而敦遣殺之當時見者莫不傷悼

樂道融

樂道融丹楊人也少有大志好學不倦與朋友信每
約已而務周給有國士之風爲王敦參軍敦將圖逆
謀害朝賢以告甘卓卓以爲不可遲留不赴敦遣道
召之道融雖爲敦佐忿其逆節因說卓曰主上舊

統萬幾非專任劉隗今慮七國之禍故割湘州以削
諸侯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被奪耳王敦
背恩肆逆舉兵伐主國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
負義生爲逆臣死爲愚鬼永成宗黨之耻邪君當僞
許應命而馳襲武昌敦衆聞之必不戰自散大勳可
就矣卓大然之乃與巴東監軍柳純等露檄陳敦過
逆率所統致討又遣齎表詣臺卓性不果決且年老
多疑遂待諸方同進出軍稽遲至豬口敦聞卓已下
兵卓凡子卬時爲敦參軍使卬求和於卓令其旋軍
卓信之將旋主簿鄧騫與道融勸卓曰將軍起義兵

而中廢爲敗軍之將竊爲將軍不取今將軍之下士
卒各求其利一旦而還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
夜涕淚諫卓憂憤而死

虞悝

虞悝長沙人也弟望字子都並有士操孝怫廡信爲
鄉黨所稱而俱好臧否以人倫爲已任少仕州郡兄
弟更爲治中別駕元帝爲丞相招延四方之士多辟
府掾時人謂之百六掾望亦被召耻而不應譙王承
臨州知其名檄悝爲長史未到遭母喪會王敦作逆
承往弔悝因留與語曰吾前被詔遣鎮此州正以王
敦專擅防其爲禍今敦果爲逆謀吾受任一方欲率
所領馳赴朝廷而衆少糧乏且始到貴州恩信未著
卿兄弟南夏之翹儁而智勇遠聞古人墨絰即戎況
今鯨鯢塞路王室危急安得遂罔極之情忘忠義之
節乎如今起事將士器械可以濟不悝望對曰王敦
居分陜之任一旦構逆圖危社稷此天地所不容人
神所忿疾大王不以猥劣枉駕訪及悝兄弟並受國
恩敢不自奮今天朝中興人思晉德大王以宗子之
親奉信順而誅有罪孰不荷戈致命但鄙州荒弊糧
罷空竭舟艦寡少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

方其勢必分然後圖之事可捷也承以爲然乃命悝爲長史望爲司馬督護諸軍湘東太守鄭澹敦之姊夫也不順承旨遣望討之望率衆一旅直入郡斬澹以徇四境及魏又來攻望每先登力戰而效城破悝復爲又所執將害之子弟對之號泣悝謂曰人生有死何爲如此又曰汝父克與王敦構逆衆敗而逃爲部曲將吳儒所殺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欲立勳以雪先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進郡將王胡之深異之及遷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將鎮洛陽上疏曰臣當藩衛山陵式遏戎狄雖義存靜心人思自奮然方翦荊棘奉宣國恩艱難急病非才不濟吳興男子沈勁清操著於鄉邦貞固足以幹事且臣今西文武義故吳興人最多若令勁參臣府事者見人既悅義附亦衆勁父亮昔雖得罪先朝然其門户累蒙曠蕩不審可得特垂沛然許臣所上否詔聽之勁既應命胡之以疾病解職升平中基容恪侵逼山陵

沈勁

沈勁字世堅吳興武康人也父充與王敦構逆衆敗而逃爲部曲將吳儒所殺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竟殺讐人勁少有節操哀父死於非義志

時冠軍將軍陳祐守洛陽衆不過二千勁會表求配祐效力因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助祐擊賊頻以寡制衆而糧盡援絕祐懼不能保全會賊寇許昌祐因以救許昌爲名與寧三年留勁以五百人守城祐率衆而東會許昌已沒祐因奔崖塢勁志欲致命欣獲效所尋爲恪所攻城陷被執神氣自若恪奇而將宥之其中軍將軍慕容廆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今若赦之必爲後患遂遇害恪還從容言於慕容皝曰前平廣固不能濟辟問今定洛陽而殺沈勁實有愧於四海朝廷聞而嘉之贈東陽太守子赤黔爲大長秋赤黔子叔任襲中爲益州刺史

[illegible]

日今殺之適成其名矣遂捷之徙于太原後堅復陷順陽魏興獲二守皆執節不撓堅歎曰周孟威不屈

時冠軍將軍陳祐守洛陽衆不過二千逆自表求配祐效力因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

旟字孟威少有節操州召爲祭酒後歷位至西夷校尉領梓潼太守寧康初符堅將楊安寇梓潼旟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從漢水將抵江陵爲堅將朱肜邀而獲之旟遂降于安堅欲以爲尚書郎旟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大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況郎任乎堅乃止自是每入見堅輒箕踞而坐呼之爲氐賊堅不悅屬元會儀注整堅因謂旟曰晉家元會何如此旟曰晉家元會

攘袂厲聲曰戎狄集聚譬猶犬羊相群何敢比天子及呂光征西域堅出餞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旟曰朕衆力何如旟曰戎夷已來未之有也堅黨以旟不遜屢請除之堅待之彌厚旟乃密書與桓冲說賊姦計太元三年旟潛至漢中堅追得之後又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泄堅引旟問其狀旟曰昔漸離豫讓懷智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況旟世荷晉恩豈敢忘也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乎堅曰今殺之適成其名矣遂捷之徙于太原後堅復陷順陽魏興獲二守皆執節不撓堅歎曰周孟威不屈

於前丁彥遠絜已於後吉祖冲不食而死皆忠臣也
尉竟以病卒於太原其子興迎致其喪冠軍將軍謝
玄親臨哭之因上疏曰臣聞旌善表功崇義明節所
以振揚聲教垂美來葉故西夷校尉梓潼太守周尉
執心忠烈厲節寇庭遂嬰禍荒裔痛寘泉壤臣每悲
其志以為蘇武之賢不復過也前宣告幷州訪求尉
喪幷索其家負荷數千始得來至即以資送還其舊
隴伏願聖朝追其至心表其殊節使負霜之志不墜
於地則榮慰存亡惠被幽顯矣孝武帝詔曰尉厲志
貞亮無愧古烈未及捐身奮隕厥命褒表義節國之
典也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賻錢二十萬布百匹又
贍賜其家

吉挹

吉挹字祖冲馮翊蓮芍人也祖朗聚落時為御史中
丞西朝不守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決何忍君
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挹少有志節孝武帝
初符堅陷梁益桓豁表挹為魏興太守尋加輕車將
軍領晉昌太守以拒堅之功拜員外散騎侍郎符堅
將苻鍾攻魏興挹遣衆距之斬七百餘級加督五郡
軍事鍾率衆欲趣襄陽挹又邀擊斬五千餘級鍾怒

但軍圍之挹又屢挫其銳其後賊衆繼至挹力不能
抗城將陷引刀欲自殺其友止之曰且苟存以展他
計爲計不立死未晚也挹不從友人逼奪其刀會賊
執之挹閉口不言不食而死車騎將軍桓冲上言曰
故輕車將軍魏興太守吉挹祖朗西臺傾覆隕身守
節挹世篤忠孝乃心本朝臣亡兄溫昔伐咸陽軍次
灞水挹攜將二弟單馬來奔錄其此誠仍加擢授自
新野太守轉在魏興久處兵任委以邊戍疆場歸懷
著稱所蒞前年狡氐縱逸浮河而下挹孤城獨立衆
無一旅外摧凶銳內固津要虜賊舟船俘馘千計而
賊幷力攻圍經歷時月會襄陽失守邊情沮喪加衆
寡勢殊以至陷沒挹辭氣慷慨志在不辱杖刃推戈
期之以隕將吏持守用不即斃遂乃杜口無言絕粒
而死挹弟寧軍史頵近於賊中得齎挹臨終手疏幷具
說意狀挹之忠志猶在可錄若蒙天地垂曲宥之恩
則榮加枯朽惠隆泉壤矣帝嘉之追贈益州刺史

羊鑒字承重鎮西從事入少父爽幽州陳史世祖踐祚
也宜因茲大捷歸身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廉享松
喬之壽未爲世輔豈不美哉因不食而卒

劉隣之

迴軍園之挹又屢挫其銳其後賊衆繼至挹力不能
抗城將陷引刀欲自殺其友止之曰且苟存以展他
計寧計不立死未晚也挹不從友人逼奪其刀會賊
至遂為道人也父怡幽州刺史世稱冠
華謐字叔重隴西狄道人也父怡幽州刺史世稱冠
族謐少有志尚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為時楷法性
恬靜不妄交游召拜太子舍人諸王文學累徵不起
永嘉末以謐兼散騎常侍慰撫關中謐以洛陽將敗
故應之及長安陷沒于劉聰聰拜太中大夫固辭不
受又歷石勒參龍之世並不應辟命雖處喪亂之中
頹然高邁視榮利蔑如也及典閱階號復備禮徵為
太一常謐遺閔書曰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
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
窮此往而不反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
異於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玅豈有識之者邪是
故不嬰於禍難者非為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
耳謐聞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基是也君
王功以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亡之禍
也宜因茲大捷歸身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廉享松
喬之壽永為世輔豈不美哉因不食而卒

劉麟之

楊輔

楊輔天水人也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百常食麄飲水衣褐緼袍人不堪其憂而輔悠然自

晉書九十四 列傳第六十四 五

得踈宕異客吉占未曾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入室弟子令遞相宣授劉曜僭號徵拜太常輒固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隱于隴山曜後為石勒所擒秦人東徙輒留長安及石季龍嗣偽位備玄纁束帛安車徵之輒以疾辭迫之乃發既見季龍不拜與語不言命舍之于永昌乙第其有司以輒倨傲請從大不敬論季龍不從下書任輒所尚輒在永昌季龍每有饋饌輒口授弟子使為表謝其文甚美覽者歎有深致季龍欲觀其真趣乃密令美女夜以動之輒蕭然不顧又使人將其弟子畫行遣魁壯羯士衣甲持刀臨之以兵弁竊其所賜衣服而去輒視而不言了無懼色常臥土牀覆以布被傑竊其中下無茵褥頗川鋪好奇之士也造而談經輒瞑目不荅鋪發輒被露其形大笑之輒神體頹然無驚怒之狀于時咸以為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淺也後上疏陳鄉思求還季龍送以安車蒲輪蠋十戶供之自歸秦州仍教授不絕其後秦人西奔涼州輒弟子以牛負之為戍軍追擒并為所害

公孫鳳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也隱于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單布寢土牀夏則并食于晨停令臭敗然後食之彈琴吟詠陶然自得人咸異之莫能測也慕容暐以安車徵至鄴及見暐不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九城賓客造請竟得與言數年病卒

公孫永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也少而好學恬虛隱于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詠岩間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暐徵至鄴及見暐不拜王公已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歲餘詐狂暐送之平郭符堅又將備禮徵之難其年耆路遠乃遣使者致問未至而永亡堅深悼之謚曰崇虛先生

爲河南太守會姚興來寇恭靖固守百餘日以無救而陷被幸至長安興謂之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恭靖厲色曰我密爲國家鬼不爲叛臣與怒幽之別室經三年至元興中誑守者乃踰垣而遁歸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也隱于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單布寢土牀夏則袒裼并食于器停令臭敗然後食之彈琴吟詠陶然自得人咸異之莫能測也慕容皝以安車徵至鄴及見皝不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九城

丁穆

丁穆字彥遠燕國人也積功勞封眞定侯累遷爲順陽太守太元四年除振武將軍梁州刺史受詔未發會苻堅遣衆寇順陽穆戰敗彼執至長安稱疾不仕僞朝堅又傾國南寇穆與關中人士唱義謀襲長安事泄遇害臨死作表以付使者令送其後周得至京師

言臨上之孝武帝下詔曰故順陽太守眞定侯丁穆力屈身陷而誠節彌固直亮壯勁義貫古烈其喪柩始反言尋傷悼可贈車騎將軍雍州刺史賻賜一依周尚故事爲立屋宅幷給其妻衣食以終厥身

辛恭靖

辛恭靖隴西狄道人也少有雅幹才量過人隆安中爲河南太守會姚興來寇恭靖固守百餘日以無救而陷被執至長安興謂之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恭靖厲色曰我寧爲國家鬼不爲羌賊臣興怒幽之別室經三年至元興中誑守者乃踰垣而遁歸

于江東安帝嘉之桓玄請爲諮議參軍置之朝首尋而病卒

宋纖

宋纖字公艾敦煌效穀人也少有遠操沈靖不與世交隱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顒齊好友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象於閤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儀鳴鐃鼓造焉纖杜重閉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而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德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纖注論語及爲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張祚後遣使者張興備禮徵爲太子友與逼喻甚切纖喟然歎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興至姑臧祚遣其太子太和以執友禮造之纖稱疾不見贈遺一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頃之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大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沒素有遺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士聲聞書疏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

如素願遂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謚曰玄虛先生

郭荷

郭荷字承休略陽人也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府八辟公車五徵皆不就自敷明究群籍特善史書不應州郡之命張祚遣使者以安車束帛徵爲博士祭酒使者迫而致之及至署太子友荷上疏乞還祚許之遣以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山年八十四卒謚曰玄德先生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侍中邈之弟也世好學至廣尤爲精純百家數術無不研覽謝玄爲兗州辟從事譙王恬爲鎮北補參軍孝武世除祕書郎與校祕書省增置省職轉員外散騎侍郎仍領校書尚書令王珣深相欽重舉爲祠部郎會稽世子元顯時録尚書欲使百僚致敬內外順之使廣爲議廣常以爲愧焉元顯引爲中軍參軍遷領軍長史桓玄輔政以爲大將軍文學祭酒義熙初奉詔撰車服儀注除鎮軍諮議領記室封樂成侯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尚書奏左史述言右官書事乘志顯於晉鄭春秋著乎

魯史自聖代有造中興記者道風帝典煥乎史策而
太和以降世歷三朝玄風聖迹儻爲疇古臣等恭詳
宜勅著作郎徐廣撰成國史於是勅廣撰集爲遷驍
騎將軍領徐州大中正轉正員常侍大司農仍領著
作如故十二年勒成晉紀凡四十六卷表上之因乞
解史任不許遷祕書監初桓玄簒位帝出宮廣陪列
悲動左右及劉裕受禪恭帝遜位廣獨哀感涕泗交
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也廣收淚而言曰
君爲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不同時
乃更歔欷因辭衰老乞歸桑梓性好讀書老猶不倦

年七十四卒於家廣咎禮問行於世
史臣曰古之王者咸建史官昭法立訓莫近於此若
夫原始要終紀情括性其言微而顯其義皎而明然
可以茵藉緹油作程遐世者也丘明既沒班馬迭興
詹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明競爽
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江漢英靈信有之矣
允源將率之子篤志典墳紹統戚藩之胤研機載籍
咸能綜緝遺文垂諸不朽豈必克傳門業方稱箕裘
者哉處叔區區勵精著述混淆蕪舛良不足觀叔寧
寡聞穿窬王氏雖勒成一家未足多尚令升安國有

良史之才而所著之書惜非正典悠悠晉室斯文將墜鄧粲謝沉祖述前史草宇重軒之下施牀連榻之上奇詞異義罕見稱焉習氏徐公俱云筆削彰善癉惡以爲懲勸夫蹈忠履正貞士之心背義圖榮君子不取而彦威跡淪寇壤逸巡於僞國野民運遭革命流連於舊朝行不違言廣得之矣

贊曰陳壽含章嚴嚴孤峙彪溥勵節摛辭綜理王范雅才虞慤惇史于孫撫翰前良可擬鄧謝懷鉛異聞無紀習亦研思徐非絢美咸被簡册共傳遥祀

列傳五十二　晉書八十二　吳氏西爽堂校刊

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頗脫不羈任眞自得爲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

不救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
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
謂之實録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
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
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
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
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一頃五
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
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
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三年解印去縣乃賦

歸去來其辭曰歸去來兮今不歸其何待已田園將無胡不歸既自以
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
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輕颺
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乃瞻
衡宇載欣載奔僮僕來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
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
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
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而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
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
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絶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

言今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
以暮春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
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
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
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
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耔
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而歸盡樂夫
天命復奚疑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既絕州郡覲謁其
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龐遵等或有酒要之或
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
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
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
不見所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
求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公
幹所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
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要
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見
遂歡宴竟日潛無忽忽意左右爲之造屨左右請屨
度潛便於坐中脚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荅
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

張翰吳郡人也少有操行恭帝為琅琊王以翰為郎中令及帝践祚劉裕以翰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罌付翰密令鴆帝翰既受命而歎曰鴆君而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效也因自飲之而效

史臣曰中散以虎受見誅王儀以抗言獲戾時皆可謂奴非其罪也佛元耻臣晉室延祖甘赴危亡所由之理雖同所趣之塗即異而並見稱當世垂芳竹帛豈不以君父居在三之極忠孝為百行之先者乎且衰獨善其身故得全其孝而紹兼濟於物理宜竭其忠可謂蘭桂異質而齊芳韶武殊音而並美或有論

紹者以效難獲議楊推言之未爲篤論夫君天也天可讐乎安既享其榮危乃違其禍進退無據何以立人稽生之隋身全節用此道也

贊曰重義輕生亡軀殉節勁松方操嚴霜比烈白刃可陵貞心難折道光振古芳流來哲

孝友

大矣哉孝之爲德也分渾元而立體道貫三靈資品彙以順名功苞萬象用之於國動天地而降休徵行之于家感鬼神而昭景福若乃博施備物尊仁安義景色承顏怡怡盡樂擊鮮就養尊尊忘劬集包思甄黍之勤循陔有採蘭之詠事親之道也屬爲如在哀罔極聚新流慟銜索興嗟灑風樹以隕心頫寒泉而沫泣追遠之情也審德筮仕正務移官居高臨危

在醜無爭協修升以匡化懷殤冰而砥節立身之行也是以閔曾翼翼遵六教而緝貞規蔡董烝烝弘七體而垂令迹亦有至誠上感明祇下贊郭巨致錫金之慶陽雍標蒔王之祉烏馴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毳擾功文之廬然則因被孝慈而生友悌理在兼綜義歸一揆夫天倫之重共氣分形心聯則葉頖荊枝性合則華承棣蕚乃有推肥代瘦狗急難之情讓果同衾盡懽愉之致緬窺紬素載流塵躅者歟晉氏始自中朝逮於江左雖百六之災遍及而君子之道未消孝悌名流猶為繼踵王偉元之行已許季義之立節夏方盛彥體至性以馳芬庾袞顏令篤友于而宣範自餘群士咸標懿德採其遺紬足厲澆風故著孝友篇以續前史云耳

李密

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也一名虎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慕殫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有暇則講學忘疲而師事譙周周門人方之游夏少仕蜀為郎數使吳有才辯吳人稱之蜀平泰始初詔徵為太子

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上疏曰
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
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疾病
九歲不行零丁辛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
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朞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
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
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自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
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
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
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
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
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
日篤苟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
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卹況臣孤苦
尤嬰之極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
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殊私
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
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
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私情區區不
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

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養劉之日短也烏
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
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實所鑒見伏願陛下矜愍愚
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身死當
結草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停召後劉終
服闋復以洗馬徵至洛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
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
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
喪國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
舉臯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詰與凡人言宜碎孔明

與言者無已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出爲溫令而
憎疾從事嘗與人書曰慶父不死魯難未已雖事自
其書司隸司隸以密在縣清慎明著之効也密有才能
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分懷
怨及賜餞東堂詔密令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
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
忿之於是都官從事奏免密後卒於家二子賜興

晉書八十八 列傳五十八 四

因願留爲弘參軍而不遜尚白弘郎奪其手版而遺之與之在弘府弘立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與俱爲之文甚有辭理

盛彥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也少有異才年八歲詣吳太尉戴昌昌贈詩以觀之彥於坐答之辭甚慷慨母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於是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至於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蜣螂蟲矢餡之母食以爲美然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絶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從此遂愈彥仕吳至中書侍郎吳平陸雲薦之於刺史周浚本邑大中正劉頌又舉彥爲小中正太康中卒

夏方

夏方字文正會稽永興人也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群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得畢因廬于墓側種植松栢鳥獸馴擾其旁吳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朝會乘車行必讓路吳平除高山令百姓有罪應加捶撻者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大小莫敢犯焉在官三

年州舉秀才還家卒年八十七

王裒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祖修有名魏世父儀高亮雅直爲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裒少立操尚行已以禮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絶異音聲清亮辭氣雅正博學多能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種或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爲刈麥裒遂棄之知舊有致遺者皆不受門人爲本縣所役告裒求屬令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檐乾飯兒負鹽豉草屨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詣已整衣出迎之裒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卽放之一縣以爲恥鄉人管秀少有

才而未知名衷獨以爲必當自達拔而友之男女各
始生便共許爲婚姻彥後爲西夷校尉卒而葬於洛陽
衷後更嫁其女彥復問衷衷曰吾薄志畢願山藪
昔嫁姊妹皆違吉凶斷絕每以此自誓今賢兄子葬
父於洛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吾結好之本意哉馥
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衷曰安有葬父河南而隨母
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北海郎春少立志操寒苦
自居負笈游學鄉邑貪以爲郎原復出衷以春性險
狹慕名終必不成其後春果無行學業不終有識以
此歸之衷常以爲人之所行期於當歸善道何必以
所能而責人所不能及洛京傾覆寇盜蜂起親族爲
欲移度江東衷戀墳壟不去賊大盛方行猶思慕不
能進遂爲賊所害

許孜

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也孝友恭讓敏而好學年
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沖受詩書禮易及孝經
論語學竟還鄉里沖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笈奔
赴送喪還會稽疏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柴
毀骨立杖而能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
鄉人之助或愍孜羸備憊若來來助孜晝則不逆夜便

除之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孜以方營大功乃棄其棄
鎮宿墓所列植松栢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
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爲猛獸所殺置
於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爲作家埋於隧側猛獸
即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
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孜乃棄妻立宅墓次
朝夕奉亡如存鷹雉棲其梁簷鹿與猛獸擾其
庭圃交頸同遊不相搏噬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市
楊終身年八十餘卒于家邑人號其居爲孝順里咸
康中太守張虞上疏曰臣聞聖賢明訓存乎舉善義
貶所興不遠千載謹按所領吳寧縣物故人許孜至
性孝友立節清峻與物恭讓言行不貳當其奉師刖
在三之義盡及其喪親實古今之所難咸稱殊類致
感猛獸弭害雖臣不及見然備聞斯語竊謂祭順董
黯無以過之孜沒積年其子尚在性行純愨今亦家
於墓側臣以爲孜之履操世所希逮宜標其今跡甄
其後嗣以酬既往以奬方來陽秋傳曰善善及其子
孫臣不達大體請臺量議施行謹疏奏詔旌表門閭蠲復子
孫其子生亦有孝行圖孜像於堂朝夕拜焉

庾衮

庚衮字叔褒明穆皇后伯父也少篤勤倫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衮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衮性不畏病遂親自扶侍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疾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衮亦無恙人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始疑疫癘之不相染也初衮諸父並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衮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雞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幕先生何恭之過衮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亡作筥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衮將何居母感而安之衮前妻荀氏繼室樂氏皆官族富室及適衮俱棄華麗散資財與衮共安貧苦相敬如賓母終服喪居于墓側歲大饑黎羹不糝閉門人欲進其飯衮每而衮每曰已食莫敢爲設乃爨熟穫者已畢而秫稭尚多衮乃引其群子以退曰待其閒及其稭也不曲行不旁掇晚而把之則亦大穫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裹險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或有斬其墓栢莫知其誰乃召隣人集於墓而自責焉因叩頭泣涕謝祖禰曰

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樹衮之罪也父老咸亦爲之垂泣自後人莫之犯撫諸孤以慈奉諸寡以仁事加於厚而教之義方使長者體其行幼者志其孤孤甥郭秀比諸子姪衣食而無先之孤兄女曰芳將嫁衰服既具衮乃刖指名諸子集之于堂勇者之爲業欲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以舊宅與其長兄子賡翕及翕卒衮哀其早孤痛其成人而未娶乃撫柩長號哀感行路聞者莫不垂涕初衮父誠衮以酒毋醉輒自責曰余不能供養先父之誠其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朱筆）不倦衮每拜之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衮獨不拜準弟徽曰子不拜吾親何衮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也其義至重衮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徽歎曰古有亮直之士君近之矣君若當朝則社稷之臣歟君若權兵臨大節孰能奪之方今徵聘君實宜之於是鄉黨薦之州郡交命察孝廉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號之爲異行元康末頓川太守召爲功曹衮服

造役之衣杖鍾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
太守飾車而迎哀逡巡辭退請徒行入郡將命者遂
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既而哀自取已車而寢處焉
形雖羸而神有不可動者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
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厚為之禮而遣焉齊王冏之
唱義也張弘等肆掠于陽翟哀乃率其同族及庶姓
保于禹山是時百姓安寧未知戰守之事哀曰孔子
云不教而戰是謂棄之乃集諸群士而謀曰二三君
子相與處於險將以安保親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
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為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衆
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誰哀默然有間乃言曰古人
急病讓夷不敢逃難然人之立主貴從其命也乃誓
之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暴隣無抽屋無樵採人所植
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戮力一心同恤危難衆咸從之
於是峻險阨杜蹊徑修壁塢樹藩障考功庸計丈尺
均勞逸通有無繕完器備量力任能各應其宜使邑
推其長里推其賢而身率之分數既明號令不二上
下有禮少長有儀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以賊至哀乃
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暴悉不動且
辭焉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

語曰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其庾異行乎及問歸于京師踰年不朝衮曰晉室卑矣寇難方興乃攜其妻子適林慮山有事其新鄉如其故鄉言忠信行篤敬比及暮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賢及石勒攻林慮父老謀曰此有大頭山九州之絶險也上有古人遺迹可共保之惠帝遷于長安衮乃相與登大頭山田於其下年穀未熟食木實餌石藥同保安之有終焉之志及將收穫命子怡與之下山中塗眩瞀墜崖而卒何保赴哭曰天乎獨不可含我賢乎時人傷之曰庾賢絶塵避地超然遠迹固窮安陋木食山棲不與世同榮不與人爭利不免遘命悲夫衮學通詩書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訓蒙幼臨人之喪必盡哀會人之葬必躬築勞則先之逸則後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鄉黨莫不崇門人感慕爲之樹碑焉有四子怡茂澤捷有澤生故名澤因捷生故曰捷捷歷後南渡江中興初爲侍中蔑生願安成太守

孫盛

孫盛字文度吳國富春人吳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盛爲兒童未嘗被呵怒顧榮見而稱之謂其外祖薛

兼曰此兒神用清審志氣貞立非常童也及長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每獨處幽閣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雖侯家豐厚而磐常布衣蔬食躬親壟畝不廢欣然獨得父母慇其如此欲加優饒而夙興夜寐無斬懈也父母起居嘗饌雖諸兄親饋而磐不離左右富春車道既少動經山川父難於風波每行乘籃輿磐躬自扶侍所詣之處則於門外樹下藩屏之間隱息初不令主人知之兄嘗篤疾經年磐躬自扶侍藥石甘苦必經心目跋涉山水祈求懇至而聞人之善欣若有得聞人之惡慘若有失見人饑寒並周贍之鄉里贈遺一無所受親故有窮老者數人收恤來告索人多厭慢之而磐見之欣敬逾甚寒則與同衾食則與同器或解衣推被以卹之時年饑穀貴人有生刈其稻者磐見而避之須去而出既而自刈送與之鄉隣感愧莫復侵犯會稽虞喜隱居海嶠有高世之風磐欽其德娉喜弟預女為妻喜戒女奉事尚素與磐同志時人號為梁鴻夫婦濟陽江惇少有高操聞磐學行過人自東陽往候之始商便終日譚宴結歡而別司空荀勗為揚州徵磐為主簿司徒蔡謨辟為掾屬並不就尚書張國明州土之望表薦磐公

車特徵會卒時年三十八朝野嗟痛之咎未及大斂
有一老父衣袍草屨不通姓名徑入撫柩而哭哀聲
慷慨感于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門者
告之喪主悖而追焉直去不顧同郡顧和等百餘人
歎其神貌有異而莫之測也

王談

王談吳興烏程人也年十歲父爲隣人竇度所殺談
陰有復讎志而懼爲度所疑寸刃不畜日夜伺度未
得至年十八乃密市利鏦陽若耕鉏者度常乘舡出
入經一橋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度既過談於橋上

顏含

顏含字弘都琅邪華人也祖欽給事中父默汝陰太
守含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
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旅次燒柱不可解引喪者
頭仆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

時爲黃門郎河間王顒執權引爲司馬沖知顒必敗
就職一旬便稱疾求退虞仁孝自天至年十四喪父
毀瘠過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藜羹其姊諭之曰汝毀

車特徵會卒時年三十八朝野嗟痛之娶未及大斂
有一老父衣袍草屨不通姓名徑入撫柩而哭哀聲
慷慨感于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門者
告之喪主恠而追焉直去不顧同郡顧和等百餘人
歎其神貌有異而莫之測也

王談

王談吳興烏程人也年十歲父爲隣人竇慶所殺談
陰有復讎志而懼爲度所疑寸刃不畜日夜伺度未
得至年十八乃密市利鋌陽若耕鉏者度常乘舡出
入經一橋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度既過談於橋上
耳今當復活愼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
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旋乃解及還
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覩之其夕母
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
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吾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
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
棺指瓜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良久飲哺將護累
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事閨家營視頗廢生
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與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
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含惇行贈以甘貢含

謝而不受或問其故荅曰病者綿眛生理未全既不
能進噉又未識人惠若當謬留豈施者之意也畿覓
不起含二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
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祭問息耗必
簪纓束帶醫人阮方應須髯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
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
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遂巡
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由是著名
本州辟不就東海王越以為太傅參軍出補閬陽令
元帝初鎮下邳復命為參軍過江以含為上虞令轉
主國郎中丞相東閤祭酒出為東陽太守東宮初建
含以儒素篤行補太子中庶子遷黃門侍郎本州大
中正歷散騎常侍大司農豫討蘇峻功封西平縣侯
拜侍中除吳郡太守王導問含曰卿今莅名郡政將
何先荅曰王師歲動編戶虛耗南北權豪競招游食
國弊家豐執事之憂且當徵之勢門使及田桑數年
之間欲令戶給人足如其禮樂俟之明宰含所歷簡
而有恩明而能斷然以威御下導歎曰顏公在事吳
人斂手矣未之官復為侍中尋除國子祭酒加散騎
常侍遷光祿勳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右

光祿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勑太官四時致膳
固辭不受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
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含含曰王公雖重理
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
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
於我我有邪德乎乃嘗論少正卯盜跖其惡孰深或
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爲甚含曰爲惡彰
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爲
甚衆咸服焉郭璞嘗過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
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
自有性命無勞著龜桓溫求婚於含含以其盛滿不
許惟與鄧攸深交或問江左群士優劣含曰周伯仁
之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其雅
重行實抑絕浮僞如此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卒
遺命素棺薄斂誡曰靖喪在殯而鄰家失火移棺絣
斷火將至而滅僉以爲淳誠所感也三子髦謙約髦
歷黃門郎侍中光祿勳謙至安成太守約零陵太守
並有聲譽

車特徵會卒時年三十八朝野嗟痛之咎未及大斂
有一老父衣袍草屨不通姓名徑入撫柩而哭哀聲
慷慨感于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門者
告之喪主恠而追焉直去不顧同郡顧和等百餘人
歎其神貌有異而莫之測也

王談

王談吳興烏程人也年十歲父爲隣人竇度所殺談
陰有復讎志而懼爲度所疑寸刃不畜日夜伺度未
得至年十八乃密市利錐陽若耕鉏者度常乘舡出
入經一橋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度既過談於橋上
以錐斬之應手而死既而歸罪有司大守孔嚴義其
孝勇列上宥之嚴諸子爲孫恩所害無嗣談乃移居
會稽修理嚴父子墳墓盡其心力後太守孔廠窀其
義行元興三年舉談爲孝廉時稱其得人談不應召
終于家

桑虞

桑虞字子深魏郡黎陽人也父沖有深識遠量惠帝
時爲黃門郎河間王顒執權引爲司馬沖知顒必敗
就職一旬便稱疾求退虞仁孝自天至年十四喪父
毀瘠過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藜羹其姊諭之曰汝毀

瘠如此必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抑割虞曰黍藿雜米足以勝哀虞有園在宅北數里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援多棘刺恐偷見人驚走而致傷損乃使奴爲之開道及偷負瓜將出見道通利知虞使除之乃送所盜瓜叩頭請罪虞乃懽然盡以瓜與之偷去君何以疑人乃將脯主至山冢間尋求果得之客求還衣虞投之不顧虞諸兄仕於石勒之世咸登顯位惟虞恥臣非類陰欲避地海東會丁母憂遂止哀毀骨立廬於墓側五年後石勒以爲武城令虞以密邇青河去海微近將申前志欣然就職石季龍大守劉徵甚器重之徵遷青州刺史請虞爲長史帶祝阿郡徵過疾還鄴令虞監行州府屬季龍死國中大亂朝廷以虞名父之子必能立功海岱潛遣東莞人華植授虞寧朔將軍青州刺史虞曰功名非吾志也乃附使者啓讓刺史靖居海右不交境外雖立僞朝而不豫亂世以此高之卒於官虞五世同居閨門邕穆符堅青州刺史苻朗甚重之嘗請虞家升堂拜其母時人以爲榮

何琦

何琦字萬倫司空充之從兄也祖父龕後將軍父皐淮南內史琦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性沉敏有識度好古博學居于宣城陽穀縣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備患甘鮮不贍乃爲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選補宣城涇縣令司徒王導引爲參軍不就及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爲鄰火所逼煙焰已交家乏僮使計無從出乃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精誠所感如此服闋乃慨然歎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效智力實利微祿以養親今親沒無復恃怙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於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耽翫典籍以琴書自娛不營產業節儉寡欲豐約與鄉鄰共之鄉里遭亂姊沒人家琦惟有一婢便爲贖屬然不爲小謙凡有贈遺亦不苟讓但於己有餘輒復隨而散之任心而行率意而動不占卜無所事司空陸玩太尉桓溫並辟命皆不就詔徵博士又不起簡文帝時爲撫軍欽其名行召爲參軍固辭以疾公車再徵遁直散騎侍郎散騎常侍不行由是君子仰德莫能屈也桓溫嘗登琦累山眄然嘆曰此山南有人焉何

公真止是者也琦善未老而不衰布識含值以
述作爲事着三國評論凡所撰錄百許篇皆行於世
年八十二卒

吳達

吳達吳興人也經荒饑疾病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達
時亦病篤其喪皆隣里以葦蓆裹而埋之達夫妻既
存家極貧窘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磚覺晝夜在
山未嘗休止遇毒蟲猛獸輒爲之下道暮年成七墓
十三棺時有賻贈一無所受太守張崇義之以羔雁
之禮禮焉卒於家

史臣曰尊親之道禮經之明訓孝友之義詩人之美
談是知人倫之本閑茲攸尚盛翁子立行淳至素著
異才流慟致其感通含哺申其就養載昌賞其清韻
陸雲嘉其茂德王裒隱居不從其辟行已莫逾其禮
枯桐以應其誠驚雷以危其慮求言董察異時均美
許孜少而敏學禮備在三馴雉棲其梁棟猛獸擾其
庭圃居喪之禮寔古今之所難焉庾叔褒不匱表於
執勤則裕存乎敬業幽顯不易其操疫癘不駭其心
急病讓夷之規有古人之風烈矣孫晷之匪懈王該
之復讎神人惜其亡良行路有其罪劉殷幼丁艱酷柴

毀逾制發三冬之棄至誠之契義形于
茲王延叩冰而召鱗扇席而清暑雖黃香孟宗柳爲
倫輩其餘群子並孝養可崇清風素範高山景行會
其宗流同斯志也
贊曰德之所屆有感必徵孝哉王許來慕烝烝揮泗
洞相對槐巢鷹密彥夏庾夙標至性丈度弘都勤修
懿行敦彼孝友載光話詠鳩馴長盛魚薦延元談桑
義闡琦吳道存專洞之德咸摛左言

列傳第六十　晉書九十　御撰

良吏

唐太宗文皇帝

漢宣帝有言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
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此
則長吏之官實爲撫導之本是以東里相鄭西門宰
鄴潁川黃霸蜀郡文翁或政務寬和斯並惇史播其徽音良能以
教移齊魯或爲準的有晉肇茲王業光啓霸圖授方任能經文緯
武泰始受禪更物君臨纂三葉之鴻基膺百王之大

寶勞心庶績垂意黎元申勑守宰之司屢發憂矜之
詔辭旨懇切誨諭殷勤欲使直道正身抑末敦本當
此時也可謂農安其業吏盡其能者歟而帝寬厚足
以君人明威未能厲俗政刑以之紊謁賄賂於此公
行結綬者以放濁爲通彈冠者以苟得爲貴流遯忘
反寖以爲常劉毅抗直之言當時以爲矯枉察其
風俗豈虛也哉爰及惠懷中州鼎沸逮於江左晉政
多門元帝比少康之隆處仲爲梗海西微昌邑之罪
元子亂常既權偪是憂故羈縻成俗莅職者爲身擇
利銓綜者爲人擇官下僚多英儁之才勢位必高門
之胄遂使良能之績僅有存焉雖復茂弘以明允賛
經綸安石以時宗鎮雅俗然外虞孔熾內難方殷而
匡救彌縫方免傾覆弘風革弊彼則未遑今采其政
績可稱者以爲良吏傳

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
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至見父停廡
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疋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
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威
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
於百餘里要威爲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

寶勞心庶績垂意黎元申勑守宰之司屢發憂矜之
詔辭旨懇切誨諭殷勤欲使直道正身抑末敦本當
此時也可謂農安其業吏盡其能者歟而帝寬厚足
以君人明威未能厲俗政刑以之私謁賄賂於此公
行綰綬者以放濁爲通彈冠者以苟得爲貴流遯忘
反寖以爲常劉毅抗直官之言當時以爲矯枉察其

胡威

胡威字伯武一名貌淮南壽春人也父質以忠清著
稱少與鄉人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仕魏至征
東將軍荆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爲荆州也威自
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
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至見父停廐
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疋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
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威
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
於百餘里要威爲伴無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

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愼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拜侍御史歷南鄉侯安豐太守遷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爲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累遷監豫州諸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入爲尚書加奉車都尉威嘗諫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拜前將軍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以功封平春侯太康元年卒于位追贈使持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餘如故謚曰烈子弈嗣弈字次孫仕至平東將軍威弟罷字季象亦有幹用仕至益州刺史安東將軍

杜軫

杜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也父雄縣竹令軫師事譙周博涉經書州辟不就爲郡功曹史時鄧艾至成都軫白太守曰今大軍來征必除舊布新明府宜避之此全福之道也太守乃出艾果遣其參軍牽弘自之

郡弘問軫前守所在軫正色對曰前守達去就之機輒自出官舍以俟君子弘媿之命復爲功曹軫固辭察孝廉除建寧令導以德政風化大行夷夏悅服秩滿將歸群蠻追送賂遺甚多軫一無所受去如初至文除池陽令爲雍州十一郡最百姓生爲立祠得罪者無怨言累遷尚書郎軫博聞廣涉奏議駁論多見施用時涪人李驤亦爲尚書郎與軫齊名每有論議朝廷莫能踰之號蜀有二郎軫後拜犍爲太守甚有聲譽當遷會病卒年五十一子毗毗字長基州舉秀才成都王頴辟大將軍掾遷尚書郎坐太傅軍事及洛陽覆沒毗南渡江王敦表爲益州刺史將與官都太守柳純共固白帝杜弢遣軍要毗遂遇害毗弟彥字彥穎爲羅尚主簿州沒爲氏賊李驤所得欲用爲司馬秀不受見害毗次子猷舉秀才軫弟烈明政事察孝廉歷平康安陽令所居有異績遷衡陽太守聞軫亡因自表凡子幼弱求去官詔轉犍爲太守蜀土榮之後遷湘東太守爲成都王頴郎中令病卒烈弟良舉秀才除新都令涪陵太守不就補州大中正卒

竇允

竇允字雅始平人也出自寒門清尚自修少仕縣稍

遷郡主簿察孝廉除浩亹長勤於爲政勸課田蠶平均調役百姓賴之遷謁者泰始中詔曰當官者能絜身修已然後在公之節乃全身善有章雖賤必賞此與化立教之務也謁者竇允前爲浩亹長以修勤清白見稱河右是輩當擢用使立行者有所勸主者詳復叅訪有以旌表之拜臨水令克已厲俗改修政事士庶悅服咸歌詠之遷鉅鹿太守甚有政績卒於官

王宏

王宏字正宗高平人魏侍中粲之從孫也魏時辟公府累遷尚書郎歷給事中泰始初爲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曲盡事宜在郡有殊績司隸校尉石鑒上其政術武帝下詔稱之曰朕惟人食之急而懼天時水旱之運夙夜警戒念在於農雖詔書屢下勑厲殷勤猶恐百姓廢惰以損生植之功而刺史二千石百里長吏未能盡勤至使地有遺利而人有餘力每思聞監司糾舉能不將行其賞罰以明沮勸今司隸校尉石鑒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而熟田常課頃畝不減比年普饑人不足食而宏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矣其賜宏穀千斛布告天下咸使

聞知俄遷衛尉河南尹大司農無復能名更爲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又擅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一人爲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政績聽以贖罪論太康中代劉毅爲司隸校尉於是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庶人不得衣紫綀及綺繡錦婦人和服至襈發於路論者以爲暮年謬妄由是獲譏於世後坐免官後起爲尚書太康五年卒追贈太常

曹攄

曹攄字顏遠譙國譙人也祖肇魏衛將軍攄少有孝行好學善屬文太尉王衍見而器之調補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爲考鞫寡婦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適值攄到攄知其有冤更加辨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見家邪衆囚皆涕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剋日令還攄吏固爭咸謂宜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爲諸君任之至日領率而還並

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君入爲尚書郎轉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群官檢察莫知所在攄使收門士衆官咸謂不然攄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服以病去官復爲洛陽令及齊王冏輔政攄與左衛將軍陸思俱爲記室督冏嘗從容問攄曰天子爲賊臣所逼莫有能奮吾率四海義兵與復王室今入輔朝廷匡振時艱或有勸吾還國於卿意如何攄曰蕩平國賊匡復帝祚古今人臣之功未有如大王之盛也然道固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非惟人事抑亦天理禍

預下問敢不盡情願大王居高慮危在盈思冲精選百官存公屏欲舉賢進善務得其才然後脂車秣馬高揖歸藩則上下同慶攄等幸甚冏不納尋轉中書侍郎長沙王乂以爲驃騎司馬乂敗免官因丁母憂惠帝末起爲襄城太守時襄城屢經寇難攄綏懷振理旬月剋復永嘉二年高密王簡鎮襄陽以攄爲征南司馬其年流人王逌等聚衆也冠軍寇抗城邑簡遣參軍崔曠討之令攄督護曠曠奸凶人也誚攄前戰期爲後攄既而不至攄獨與逌戰于鄢縣軍敗死之故吏及百姓並奔喪會葬號哭即路如赴父母焉

潘京

潘京字世長武陵漢壽人也爲冠郡辟主簿太守趙
厥甚龍之嘗問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
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爲所攻光武時移東
出遂得全完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爲武詩稱高平曰
陵於是名焉爲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
史戲京曰辟士爲不孝邪京舉版答曰今爲忠臣不
得復爲孝子其機辯皆此類後太廟立州郡皆遣使
賀京白太守曰夫太廟立移神主應問訊不應賀遂
遣京作文使詣京師以爲永式京仍舉秀才到洛尚
書令樂廣京州人也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京曰君
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感其言
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亦善談論與京共談
京假借之昌以爲不如已笑而遣之令過其子若思
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曰才不可假遂父
子俱屈焉歷巴丘邵陵泉陵三令京明於政術路不
拾遺遷桂林太守不就歸家年五十卒

范冉

范冉字彥長南陽順陽人也少遊學清河遂便家僑
居郡命爲五官掾歷河內郡丞太守聶楷雅知之薦

爲侍御史調補上谷太守遭喪不之官後爲司徒左長史轉馮翊太守甚有政能著於綏撫百姓愛悅之徵拜少府出爲涼州刺史轉雍州于時西土荒毀氏羌逋竄田桑失收百姓困弊晉傾心化導勸以農桑所部甚賴之元康中加左將軍卒於官二子廣雅廣宇仲將舉孝廉除靈壽令不之官姊適孫氏早亡有孫名邁廣貧以南奔雖盜賊艱急終不棄之元帝承制以爲堂邑令丞劉榮坐事當以郡劾以付縣榮即縣人家有老母至節廣輒聽暫還榮亦如期而反縣寃爲野火所及榮脫械救火事畢還自著械後大旱米貴廣散私穀振饑人至數千解遠近流寓歸投之戶口十倍卒於官稚少知名辟大將軍掾早卒子汪別有傳

無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歲餘令死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死逃者死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產一男會赦得免其仁感如是惠帝之伐鄴也頴以智明爲折衝將軍參丞相前鋒軍事智明勸頴奉迎乘輿頴大怒曰卿名曉事投身事孤主上爲群小所逼將加非罪於孤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其事之義正若此乎智明

爲侍御史調補上谷太守遭喪不之官後爲司徒左
長史轉馮翊太守甚有政能善於綏撫百姓愛悅之
徵拜少府出爲涼州刺史轉雍州于時西土荒毀氐
羌蹈藉田桑失收百姓困弊皆傾心化導勸以農桑
所部甚賴之元康中加左將軍卒於官二子廣雅廣
字仲將舉孝廉除靈壽令不之官姊適孫氏早亡有
孫名邁廣貧以南奔雖盜賊艱急終不棄之元帝承
嗣丞相

喬智明

喬智明宇元達鮮卑前部人也少喪二親哀毀過禮
[illegible]以德行著稱成都王頴辟爲輔國將軍頴之敗
趙王倫也表智明爲殄寇將軍隆虜其二縣令二縣
愛之號爲神君部人張先報仇母老且身有妻
無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歲餘令先將妻入獄兼陰縱
之人有勸先逃者先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
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產一男會赦得免其
仁感如是惠帝之伐鄴也頴以智明爲折衝將軍參
丞相前鋒軍事智明勸頴奉迎乘輿頴大怒曰卿名
曉事投身事孤主上爲群小所逼將加非罪於孤卿
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智明共事之義正若此乎智明

乃止尋屬永嘉之亂仕於劉曜

鄧攸

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也祖殷亮直殭正鍾會伐蜀奇其才自罷池令召爲王簿賈充伐吳請殷爲長史後授皇太子詩爲淮南太守勞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占者以爲水邊有女汝宇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後爲中庶子攸七歲喪父尋喪母及祖母居喪九年以孝致稱清和平簡貞正寡欲少孤與兄同居初祖父殷有賜官物攸受之後太守勸攸去

王官欲舉爲孝廉攸自先人所賜不可改也嘗詣兄軍實混混以人訟事示攸使決之攸不視曰孔子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混奇之以女妻焉舉灼然二品爲吳王文學歷太子洗馬東海王越承軍越欽其爲人轉爲世子文學吏部郎越弟騰爲東中郎將請攸爲長史出爲河東太守永嘉末沒于石勒然勒宿忌諸官長二千石聞攸在營馳召將殺之攸至門門幹乃攸爲郎時幹識攸攸求紙筆作辭幹候勒和悅致之勒重其辭乃命勿殺勒長史張賓先與攸比舍重攸名操因稱攸于勒勒召至幕下與語悅

之以爲烝軍給車馬勒每東西置攸車營中勒夜禁火犯之者死攸與胡鄰轂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乃誣攸攸度不可與爭遂對以弟婦散發溫酒爲辭勒赦之既而胡人深感自縛詣勒以明攸而陰遣攸馬驢諸胡莫不歎息宗敬之石勒過泗水攸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乏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攸繫之於樹而去至新鄭收李矩三年將去而矩不聽荀組以爲陳郡汝南太守愍帝徵爲尚書左丞長水校尉皆不果就後密捨矩去投荀組於許昌矩深恨焉久之乃送家屬還攸攸與刁協周顗素厚途至江東元帝以攸爲太子中庶子時吳郡內史欲之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時郡中大饑攸表振貸未報乃輒開倉救之臺遣散騎常侍桓彝虞斐慰勞饑人觀聽舍不乃劾攸以擅出穀俄而有詔原之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爲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

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百姓請臺乞留一歲不聽拜侍中歲餘轉吏部尚書疏食弊衣周急振乏性謙和善與人交賓無貴賤待之若一而頗敬媚權貴永昌中代周顗爲護軍將軍太寧二年王敦反明帝密謀起兵乃遷攸爲會稽太守初王敦伐都之後中外兵數每月言之於敦攸已出在家不復知護軍事有惡攸者誣攸尚自敦兵數帝聞而未之信轉攸爲大常時帝南郊攸病不能從車駕過攸問疾攸力病出拜有司奏攸不堪行郊而拜道左坐免攸每有進退無喜慍之色久之遷尚書右僕射咸和元年卒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祠以少牢攸樂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緦服攸喪三年

吳隱之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鄄城人魏侍中質六世孫也隱之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動冠而介立有清操雖日晏歡敘不饗非其粟僧石無儲不取

非其道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爲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恒有雙鶴警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群鳧俱集時人咸以爲孝感所至嘗食醎菹以其味旨掇而棄之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輟飧投箸爲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解褐輔國功曹轉參征虜軍事凡坦之爲哀眞功曹眞敗將及褘隱之詣桓溫乞代凡命溫矜而釋之遂爲溫所知賞拜奉朝請尚書郎累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入爲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右衛率轉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孝武帝欲用爲黃門郎以隱之貌類簡文帝乃止尋年廿五建尉祕書監御史中丞領著作如故遷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潛衣乃披絮勤苦同於貧賤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餽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瘴疫人情憚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後刺史皆多黷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隱之爲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

欲隱之既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崖
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
云此水一軟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
州清操愈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
付外庫時人頗調其矯然亦始終不易帳下人進魚
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元興初詔
曰夫孝行篤於閨門清節厲乎風霜實立人之所難
而君子之美致也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吳隱之孝友
過人祿均九族非已絜素儉愈魚飧夫處可欲之地
而能不改其操饗惟錯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筆耕

務晉南域改觀朕有嘉焉可進號前將軍賜錢五十
萬穀千斛及盧循寇南海隱之率厲將士固守彌時
長子曠之戰沒循攻擊百有餘日踰城放火焚燒三
千餘家死者萬餘人城遂陷隱之携家累出欲奔還
都爲循所得循表朝廷以隱之黨附桓玄宜加裁戮
詔不許劉裕與循書令遣隱之還久方得反歸舟之
日裝無餘資及至數畝小宅籬垣仄陋內外茅屋六
間不容妻子劉裕賜牛車牛更爲起宅固辭拜表致支
尚書太常以竹篷爲屏風坐無覆席後遷中領軍清
儉不革每月初得祿裁留身糧其餘悉分振親族家

人績紡以供朝夕時有困絕或幷日而食身恒布衣不完妻子不霑寸祿義熙八年請老致事優詔許之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賜錢十萬米三百斛九年卒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隱之清操不渝屢被褒飾致事及於身沒常蒙優錫顯贈廉士以爲榮初隱之爲奉朝請謝石請爲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責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齎沉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子延之復厲清操爲鄱陽太守延之弟及子爲郡縣者常以廉慎爲門法雖才學不逮隱之而孝敬猶爲不替

史臣曰魯芝等建旗剖竹布政宣條存樹威恩沒留遺愛咸見知明主流譽當年若伯武之絜已克勤顏遠之申冤緩獄鄧攸羸糧以述職吳隱酌水以厲清晉代良能此焉爲最而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徽纏絕其奔赴者乎斯豈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世英盡節曹氏犯門斬關宣帝收雷霆之威奬忠貞之烈豈非既已在我欲其罵

人者歟

贊曰猗歟良宰嗣美前賢咸同御黠靜若烹鮮唯嘗吳水但挹貪泉人風既偃俗化斯遷

列傳第六十一　晉書九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儒林

昔周德既衰諸侯力政禮經廢缺雅頌陵夷夫子將聖多能固天攸縱歎鳳鳥之不至傷麟出之非時於是乃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載籍逸而復存風雅變而還正其後卜商衛賜田吳孫孟之儔或親稟微言或傳聞大義猶能彊晉存魯潘魏却秦既抗禮於邦君亦馳譽於海內及嬴氏憸虐棄德任刑煬墳籍於埃塵塹儒林於坑穽嚴是古之法抵挾書之

罪先王徽烈靡有孑遺漢祖勃興救焚拯溺龐修禮
律未遑俎豆逮于孝武崇尚文儒爰及東京斯風不
墜於是傍求壞簡博訪遺書創甲乙之科擢賢良之
舉莫不紆青拖紫服冕乘軒或徒步而取公卿或累
旬以膺台鼎故搢紳之士靡然嚮風餘芳遺烈煥乎
可紀者也洎當塗草創深務兵權而主好斯文朝多
君子鴻儒碩學無乏於時武帝受終憂勞軍國時既
初幷庸蜀方事江湖訓卒厲兵務農積穀猶復修立
學校臨幸辟雍而荀顗以制度賛惟新鄭沖以儒宗
登保傅茂先以博物參朝政子真以好禮居秩宗雖
刱明揚亦非遐棄既而荆揚底定區寓乂安群公草
封禪之儀天子發謙沖之詔未足比隆三代固亦擅
美一時惠帝繼戎朝昏政弛曩起宮掖禍成蕭牆惟
懷遠慰喪亂弘多衣冠禮樂掃地俱盡元帝運鍾百
六光啓中興賀荀刁杜諸賢並稽古博文財成禮度
雖尊儒勸學亟降於綸言東序西膠未聞於弦誦明
皇聰睿雅愛流略簡文玄嘿敦悅丘墳乃招集學徒
弘獎風烈立時艱祚促未能詳備有晉始自中朝迄
于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擯闕里之典經習
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流俗自縱誕以清高遂使憲

京地廣名教頹毀五胡乘間而競逐二京繼踵以淪
胥遷都江淮可爲長歎息者矣鄭冲等名位既隆自
不刊列傳其餘編之于左以續前史儒林云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皇甫謐 子方回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
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
或以爲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
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
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
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擇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
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

謚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
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沈靜寡欲始有
高尚之志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
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或勸謚修名廣交謚
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
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執掌然後爲名乎作
玄守論以荅之曰或謂謚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
之所惡何故委形待於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
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飢寒不
贍轗軻死溝壑其誰知乎謚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
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痛也若擾全
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
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況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
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
神耗精者乎又生爲人所不知死爲人所不惜至矣
喑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
以爲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爲益也然則號笑
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
也如迴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荒四海之心以崇
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

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
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
則我道全矣遂不仕耽翫典籍怠寢興食時人謂之
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
可矣況命之脩短分定懸天乎叔父有子既冠謐年
四十喪所生後母遂還本宗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
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
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
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
是非吾心所安也時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
相國辟皆不行其後鄉親勸令應命謐爲釋勸論以
通志焉其辭曰相國晉王辟余等三十七人及秦始
登禪同命之士莫不畢至皆拜騎都尉或賜爵關內
侯進奉朝請禮如侍臣唯余疾困不及國寵宗人父
兄及我寮類咸以爲天下大慶萬姓賴之雖未成禮
不宜安寢縱其疾篤猶當致身余惟古今明王之制
事無巨細斷之以情實力不堪豈慢也哉乃伏枕而
歎曰夫進者身之榮也退者命之實也設余不疾執
高箕山尚當容之況余實篤故堯舜之世士或收迹
林澤或過門不敢入咎縣之徒兩遂其願者遇時也

故朝貴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獨何人哉今聖帝龍興配名前哲仁道不遠斯亦然乎客或以常言見逼或以逆世爲慮余謂上有寬明之主下必有聽意之人天網恢恢至否一也何尤於出處哉遂究窴主之論以解難者名曰釋勸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明地以含通吐靈故黃鍾次序律呂分形是以春華發藝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三材連利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於唐朝或先覺於有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鈞於渭濱或叩角以孚齊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謗以安鄭或乘駟以救屯或班荊以求友或借術於黃神故能電飛景掖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游精於六藝之府散意於衆妙之門者有年矣既遭皇禪之朝又投祿利之際委聖明之主偶知已之會時清道真可以冲邁此真吾生濯髮雲漢鴻漸之秋也韜光遂藪含章未曜龍潛九泉礛然執高弃通道之遠由守介人之局操無乃乖於道之趣乎且吾聞招搖昏迴則天位正五教班叙則人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慮有司上招迂主之累下致駭衆之疑達者貴同何必

獨異群賢可從何必守意方今同命並臻飢不待餐
振藻皇塗咸秩天官子獨栖遲衡門放形世表遯遊
丘園不睨華好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嬰大疢性命
難保若其義和促轡大火西頹臨川恨晚將復何階
夫貴陰賤璧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鑒
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虛心冲靈翼於雲路浴天池
以濯鱗排閶闔步玉岑登紫闥侍北辰翻然景曜雜
沓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錯之政配殷
周之臣銘功景鍾叅叙彝倫存則昃食亾為貴臣不
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輝曜总青紫之班瞵辭容服之
光褰抱弊褐之終年無乃勤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吁
若賓可謂習外觀之暉暉未覩幽人之髣髴也見俗
人之不容未喻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圓於規矩未知
大形之無外也故曰天玄而清地靜而寧含羅萬類
旁薄群生寄身聖世託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
陰凝太液含光元氣混蒸衆品仰化誕制殊徵故進
者享天禄處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
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
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
誠牽於權力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

而橫勢成廉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
魏敗孫臏刖而齊寧蠡種親而越霸屈子踈而楚傾
是以君無常籍臣無定名損義放誠一虛一盈故馮
以彈劍感主女有反賜之說項奮拔山之力崩陳鳥
足之勢東郭刼於田榮顏闔恥於見逼斯皆弃禮喪
真苟榮朝夕之急者也豈道化之本與若乃聖帝之
創化也參德乎二皇齊風乎虞夏欲温温而和暢不
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
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
垠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闇然而內章不欲示白
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
見機者以動成好遯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
之槩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真故上
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遯
窴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於西鄰顏
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娛道於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
父黔婁定謚於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荊萊志邁於
江岑君平因著以道著四皓潛德於洛濱鄭真躬耕
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迴之
意遵抜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

謀於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於群賓故能棄外
親之華通内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
宛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虚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
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
真吾徒之師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宿
而駭衆吾亦怪子較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衆
所斥也寢疾彌年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丘明列
焉伯牛有疾孔子斯歎若黄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
腹以蠲腸扁鵲造虢而尸起文摯徇命於齊王譬和
顯術於秦晉倉公發秘於漢皇華陀存精於獨識仲
景垂妙於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訴乎明
王求絶編於天籙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誠之降霜故
俟罪而窮處其後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謚上疏自
稱草莽臣曰臣以厓弊迷於道趣因疾抽簪散髮林
阜人綱不閑鳥獸爲群陛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是
以皐陶振褐不仁者遠臣惟頑蒙備食晉粟猶識唐
人擊壤之樂宜赴京城稱壽闕外而小人無良致災
速禍父嬰篤疾軀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載又服
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
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若温瘧或類傷寒浮氣流腫

四肢酸重於今困劣救命呼嗡父兄見出妻息長訣
仰迫天威扶輿就道所苦加焉不任進路委身待罪
伏枕歎息臣聞韶衛不並奏雅鄭不兼御故郤子入
周禍延王叔虞丘稱賢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
器況臣糠麩糟之彫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竊聞
同命之士咸以畢到唯臣疾疢抱羸牀褥雖貪明時
懼斃命路隅設臣不疾已遭堯舜之世執志箕山猶
當容之臣聞上有明聖之主下有輸實之臣上有在
寬之政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璅俊
索隱於傳巖收釣於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幽藏

切言至遂見聽許歲餘又舉賢良方正並不起自表
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謐雖羸疾而披閱不怠
初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
欲自殺叔母諫之而止濟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
士有贊爲煩請絶其禮幣詔從之謐聞而歎曰亾國
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而以華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束
帛戔戔易之明義玄纁之贊自古之舊也故孔子稱
夙夜强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士於是乎三揖
乃進明致之難也一讓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殷湯之
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或身卽莘野或就載以歸唯

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耻之況命士乎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棄之如何政之失賢於此乎在矣咸寧初又詔曰男子皇甫謐沈靜履素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謐爲太子中庶子謐固辭篤疾帝初雖不奪其志尋復發詔徵爲議郎又詔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爲功曹並不應著論爲葬送之制名曰篤終曰玄晏先生以爲亾存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制壽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忌哉吾年雖未制壽然嬰疢彌紀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困頓者已數矣常懼夭隕不期慮終無素是以畧陳至懷庶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于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椁所以隔真故桓司馬石椁不如速朽季孫璵璠比之暴骸文公厚堲春秋以爲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爲賢於秦始皇如令魂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黃泉之

親死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亾者今若以存況終非卽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啓奸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亾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槨備贈存物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奠以啓姦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於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無不發之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欲雖固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斯言達矣吾之師也天贈終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爲也遂生意於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不行也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真亾不損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槨不加纏斂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殯含之物一皆絶之吾本欲露形入坑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猶爲之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氣絶之後便卽時服幅巾故衣以斂餘裹尸麻約二頭置尸牀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坑訖舉牀就坑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齎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纏

隊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
種樹木削除使生迹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奸
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
魂爽與元氣合靈真篤愛之至也若亾有前後不得
移祔祔葬自周公來非古制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
以爲一定何必周禮無問師工無信卜筮無拘俗言
無張神坐無十五日朝夕上食禮不墓祭但月朔於
家設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
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
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冤悲沒世
長爲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爲誡死誓難違幸無改焉
而竟不仕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子童靈方回等
遵其遺命謚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世
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並重於世門
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爲晉名臣

方回少遵父操兼有文才未嘉初博士徵不起避亂
荆州閉戶閉居未嘗入城府慙而後衣耕而後食先
人後已尊賢愛物南土人士咸崇敬之刺史陶侃禮
之甚厚侃每造之着素士服望門輒下而進王教遣
從弟廣代侃還侃爲廣州侃將詣敦方回諫曰吾閑

敵國滅功臣亾足下新破杜弢功莫與二欲無危其
可得乎侃不從而行敦果欲殺侃賴周訪獲免虞旣
至荆州大失物情百姓叛虞迎杜弢虞大行誅戮以
立威以方回爲侃所敬責其不來詣已乃收而斬之
荆土華夷莫不流涕

摯虞

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也父模魏太僕卿虞少事
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郡檄主簿虞嘗以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義也人之所助者信也
履信思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禍然道長世
短禍福舛錯怵迫之徒不知所守湯而積憤或迷或
放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棄
彝倫輕舉遠游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
反之以義推神明之應於視聽之表崇否泰之運於
智力之外以明天任命之不可違故作思游賦其辭
曰有軒轅之遐胄兮氏仲壬之洪裔敷華頴於末葉
亏睎靈根於上世準乾坤以幹度兮儀陰陽以定制
匪時運其焉行兮乘太虛而遥曳戴朗月之高冠兮
綴太白之明璜製文霓以爲衣兮襲采雲以爲裳要
華電之煜爚兮珮玉衡之琳琅明景日以鑒形兮信

煥燿而重光至美詭好於凡觀兮修稀合而靡呈燕
石緹襲以華國兮和璞遥弃於南荆夏像鞮鞻于市
北兮叛蠻抗方於兩楹鸞皇耿介而偏栖兮蘭桂背
時而獨榮關寒暑以練真兮豈改容而爽情感昆吾
之易越兮懷暉光之速暮羨一稔而三春兮尚含英
以容豫悼曜靈之靡暇兮限天晷之有度聆鳴蜩之
鳴節兮恐隕業于凝露希前軌而增驚兮眷後塵而
旋顧往者倏忽而不逮兮來者冥昧而未著二儀泊
焉其無央兮四節環轉而靡窮星鳥逝而時反兮夕
景潛而且融曼三后之在天兮歎聖哲之永終諒道
脩而命微兮孰舍盈而戢冲握隋珠與薏若兮時莫
悅而未遑彼未遑其何恤兮懼獨美之有傷蹇委深
而投粤兮蕪芬藻之不彰芳處幽而彌馨兮寶在夜
而愈光逼區内之迫脅兮思攄翼乎八荒望雲階之
崇壯兮願輕舉而高翔造庖犧以問象兮辨吉繇於
姬文將遠遊於太初兮鑒形魄之未分四靈儼而爲
衛兮六氣紛以成群驂白獸於商風兮御蒼龍於景
雲簡厥徒於靈圃兮從馮夷而問津召陵陽於游谿
兮旌王子於柏人前祝融以掌燧兮殷玄冥以掩塵
形影影而遂遐兮氣聲聲而愈新抱玉膏於萊嶠兮

掇芝英於瀛濱揖太昊以假憩兮聽賦政于三春洪範翕而復張兮百卉隕而更震睇玉女之紛彩兮執懿筐於扶木覽玄象之驛曄兮仍騰躍乎陽谷吸朝霞以療飢兮降廩泉而濯足將縱轡以逍遥兮恨東極之路促詔纖阿而右迴兮覩朱明之赫戲莅群神於夏庭兮迴蒼梧而結轡焦明以承旂兮馺天馬而高馳讒羲和於丹丘兮詔倒景之亂儀尋凱風而南暨兮謝太陽於炎離戚溽暑之陶鬱兮余安能乎留斯聞碧雞之長晨兮吾將往乎西游奥浮鵠於弱水兮泊舳艫於中流苟精粹之攸存兮誠沉羽以汎舟軼望舒以陵厲兮羌神漂而氣浮訊碩老於金室兮采舊聞於前脩議淪陰於危山兮問王母於椒丘觀玄鳥之參趾兮會根壹之神籌揆冤兔於月窟兮詰姮娥於蓂收爰攬轡而旋驅兮訪北叟之倚伏乘增冰而遂濟兮凌固陰之所滀探龜蛇於幽穴兮瞰岡養之潛育哂倏忽之躁狂兮喪中黃於耳目佪燭龍而游衍兮窮大明於北陸攀招搖而上瞻兮忽踣廓而凌虛登閶闔而遺眷兮顧玄黃於地輿召黔雷以先導兮覲天帝於清都觀渾儀以寫目兮拊造化之大鑪爰辨惑於上皇兮稽吉凶之元符唐則天而

民咨兮癸亂常而感虞孔揮涕於西狩兮臧考祥於
婁句跡肆暴而保乂兮顏履仁而夙徂何否泰之靡
所兮眩榮辱之不圖運可期兮不可思道可知兮不
可爲求之者勞兮欲之者惑信天任命兮理乃自得
且以四位爲匠乾坤爲均散而爲物結而爲人陽降
陰升一替一興流而爲川滯而爲陵禍不可襲福不
可徵其否兮有豫其泰兮有數成形兮未察靈像兮
已固承明訓以發蒙兮審性命之靡求將澄神而守
一兮奚颺颺而遐游斐陳辭以告退兮主悖惘而永
歎惟升降之不仍兮詠別易而會難願大響以致好
兮盡息駕於一飡會司儀於有始兮延嘉賓於九乾
陳鈞天之廣樂兮展萬舞之至歡柱矢鏘其在手兮
狼弧翊其斯彎睨翟犬於帝側兮殪熊羆於靈軒前
乃清道夙蹕載輪脩祖班命授號轙軿整旅兆司變
以屆路兮萬靈森而陳庭豐隆軒其警衆兮鉤陳帥
以屬兵堪輿竦而進時兮文昌肅以司行抗蚩尤之
脩旃兮建雄虹之采旌乘雲車電鞭之扶輿委移兮
鴛應龍青虬之容裔陸離俯游光逸景倏爍徽霍兮
仰流旌垂旄旒紛攸織纚前湛湛而攝進兮後傑傑而
方馳且咎行於重陽兮奄秘駕乎少儀踰列缺兮闕

乾𠂤揮玉關兮出天門涉漢津兮望崑崙經赤霄兮
臨玄根觀品物兮終復魂形已消兮氣猶存眺懸舟
之離離兮懷舊都之藹藹仍繁榮而督引兮將遄降
而速邁華雲依霏而翼衡兮日月炫晃而映蓋蹈烟
煴兮辭天衢心闇昧兮識故居路遂遁兮情欣欣奄
忽歸兮反常閭修中和兮崇彝倫大道繇兮味琴書
樂自然兮識窮達澹無思兮心恒娭舉賢良與夏侯
湛等十七人策爲上第拜中郎武帝詔曰省諸賢良
荅策雖所言殊塗皆明於王義有益政道欲詳覽其
對究觀賢士大夫用心因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
堂策問曰頃日食正陽水旱爲災將何所修以變大
眚及法令有不宜於今爲公私所患苦者皆何事凡
平世在於得才得才者亦借耳目以聽察若有文武
器能有益於時務而未見申敘者各舉其人及有負
俗謗議宜先洗濯者亦各言之虞對曰臣聞古之聖
明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故憂法度之不當而不
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之流行
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彼人和於下則災消於上
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災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由遠
觀諸物近驗諸身耳目聽察豈或有蔽其聰明者乎

動心出令豈或有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職豈或有
授非其人者乎賞罰黜陟豈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
濱山巖豈或有懷道鈞築而未感於夢兆者乎方外
遐裔豈或有命世傑出而未蒙雷澤者乎推此類也
以求其故詢事考言以盡其實則天人之情可得而
見咎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無件來之
於身則無尤萬物理順內外咸宜祝史正辭言不負
誠而日月錯行天癘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
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廿
振廩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過期運則雖堕
唐殷湯有所不變苟非期運則宋衛之君諸侯之相
猶能有感唯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
臣生長蓽門不逮異物雖有賢才所未接識不審
言妄舉無以酬荅聖問擢爲太子舍人除門下侍
天子留心政道又吳冠新平天下乂安上太康頌以
美晉德其辭曰於休上古人之資始四隩咸宅萬
同軌有漢不競喪亂靡紀畿服外叛戾衛內圮天維
既降時惟鞠凶龍戰獸爭分裂遐邦備僭嵕峯遂
海東權乃緣閒割據三江明明上帝臨下有赫乃宣
皇威致天之辟奮武遂隧罪人斯獲撫定朔裔振

韓貂文旣應期庸卷梁益元懿委命九夷重譯卬冉
哀牢是焉底績我皇之登二國旣平靡適不悚以育
群生吳乃負固放命南閉冥聲教未聳弗及王靈皇震
其威赫如雷霆截彼江汚荆舒以清邈矣聖皇參乾
詠鑠光天之下莫匪帝略窮髮反景承正受朔龍馬
騄騄風于華陽弓矢橐服干戈戢藏嚴嚴南金業業
餘皇雄劒班朝造舟爲梁聖明有造寔代天工天地
不違黎元時邕三務斯協用底厥庸旣遠其迹將明
其蹤喬山惟嶽望帝之封猗歟聖帝胡不封哉以母
憂解職久之召補尚書郎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
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以爲習
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駿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
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
筭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
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
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
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
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

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曆署用之孔穴乖錯此
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絓闕而不得
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
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
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
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亦有改
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
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
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
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
一者也臣以為宜如所奏又表論封禪見禮志虞以
漢末喪亂譜傳多亾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撰
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為足以備物致用廣多
聞之益以定品違法為司徒所劾詔原之時太廟初
建詔普增位一等後以主者承詔失旨改除之虞上
表曰臣聞昔之聖明不愛千乘之國而惜桐葉之信
所以重至尊之命而達於萬國之誠也前乙巳赦書
遠稱先帝遺惠餘澤普增位一等以酬四海欣戴之
心驛書班下被于遠近莫不鳥騰魚躍喜豪德澤今
一旦更以主者思文不審收既往之詔奪已澍之施

臣之愚心竊以爲不可詔從之元康中遷吳王友時荀顗撰新禮使虞討論得失而後施行元皇后崩杜預奏諒闇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而文唯稱不言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既虞爲節皇太子與國爲體理宜釋服卒哭便除虞荅預書曰唐稱遏密殷云諒闇各舉事以爲名非既葬有殊降周室以來謂之喪服喪服者以服表喪今帝者一日萬機太子監撫之重以宜奪禮葬訖除服變制通理垂典將來何必附之於古使老儒致爭哉皇太孫尚毚有司奏御服齊衰朞詔令博士議虞曰太子生舉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從之虞又議玉輅兩社事見輿服志後歷秘書監衛尉卿從惠帝幸長安及東軍來迎百官奔散遂流離鄠杜之間轉入南山中糧絕饑甚拾橡實而食之後得還洛歷光祿勳太常卿時懷帝親郊自元康以來不親郊祀禮儀弛廢虞考正舊典法物粲然及洛京荒亂盜竊從橫人飢相食虞素清貧遂以餒卒虞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輔決錄又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爲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爲之論辭理愜當爲世所重虞善觀玄象嘗謂友人曰今天下方

亂避難之國其唯凉土乎性愛士人有表薦者恒爲
其辭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
不能荅更相嗤笑紛然於世云

束晳

束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疎廣之後也
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
去疎之足遂改姓焉祖混隴西太守父龕馮翊太守
並有名譽晳博學多聞與兄璨俱知名少游國學或
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者誰乎志曰陽平束廣微
好學不倦人莫及也還鄉里察孝廉舉茂才皆不就

璨娶石鑒從女棄之鑒以爲恨諷州郡公府不得辟
故晳等久不得調太康中郡界大旱晳爲邑人請雨
三日而雨注衆爲晳誠感爲作歌曰東先生通神明
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禱之報
東長生晳與衛恒厚善聞恒遇禍自本郡赴喪嘗爲
勸農及麪諸賦文頗鄙俗時人薄之而性沈退不慕
榮利作玄居釋以擬客難其辭曰東晳閉居門人並
侍方下帷深譚隱几而眄含毫散藻考撰同異在側
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尚變通達者無窮世亂則救
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百務熙帝載而鼓

皇風生則率土樂其存死則宇内哀其終是以君子
屈已伸道不恥干時上國有不索何獲之言周易著
躍以求進之辭莘老負金鉉以陳烹割之說齊客當
康衢而咏白水之詩今先生耽道修藝疑然山峙潛
朗通微洽覽深識夜兼總寐之勤晝騁鑽玄之思曠
年累稔不墮其志鱗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
欲闔匱辭價泥蟠深處未戢琳琅之耀匿首窮魚之
渚當唐年而慕長沮邦有道而反窮武識彼迷此愚
竊不取若乃士以援登進必待求附勢之黨橫擢則
林敷之彥不抽丹墀步紈褲之童東野遺白顛之叟
盍亦因子都而事博陸憑燭蠋首以涉洪流踣翠雲以
駭逸龍振光耀以驚沈鱗徒屈蟠於埳井眄天路而
不游學旣積而身困夫何爲乎秘丘且歲不我與時
若奔駟有來無反難得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讖悔
遲而忘夫朋盍之義務疾亦豈能登海湄而抑東流
之水臨虞泉而招西歸之日徒以曲畏爲楷儒學自
桎囚大道於環堵苦形骸於蓬室豈若託身權戚憑
勢假力擇棲芳林飛不待翼夕宿七娀之房朝享五
鼎之食臣正正則太階平賛五教而玉繩直敦若茹
薤飡蔬終身自匿哉東子曰居吾將導爾以君子之

道諭爾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訊謹聽余志昔元
一既啓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戰羽族翔林蠃
蛤赴濕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背豐榮以
嚴栖或排蘭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雖
其軌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不相羨穆契
疇庸以宣道巢由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
賢者之流參名比譽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八爲群
而恥爲七人之疇乎且道睽而通士不同趣吾竊綴
處者之末行未敢聞子之高喻將忽蒲輪而不眄夫
何權戚之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兆既開

患端亦作朝進魏教之宮夕墜崢嶸之峯晝突夜歎
晨華暮落忠不足以衛已禍不可以預慶是士諱登
朝而競赴林薄或毀名自汙或不食其祿比從政於
匣笥之龜譬官者於郊廟之犢公孫洟泣而辭相揚
雄抗論於赤族今大晉熙隆六合寧靜蜂蠆止毒熊
羆輸猛五刑勿用八紘脩整主無驕肆之怒臣無鯁
纓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
佞之草禍戮可以忠逃寵禄可以順保且夫進無險
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趣此
者從其志也蓋無爲可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以救

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迴西鄰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干木卧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執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爲芳谷底之莽爲臭守分任性唯天所授鳥不假甲於龜魚不假足於獸何必笑孤竹之貧而羨齊景之富耻布衣以肆志寧文裘而拖繡且能約其躬則儋石之積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則萬乘之主猶辱將研六籍以訓世守寂泊以鎮俗偶鄭老於海隅匹嚴叟於僻蜀且世以太虛爲輿玄鑪爲肆

神游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寐捐奪者之所貪收躁務之所棄雜聖籍之荒蕪總群言之一至全素履於丘園背纓綏而長逸請子課吾業於千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張華見而奇之石鑒卒王戎乃辟琛華召晳爲掾又爲司空下邳王晃所辟華爲司空復以爲賊曹屬時欲廣農晳上議曰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闕右飢窮欲大興田農以蕃嘉穀此誠有虞戒大禹盡力之謂然農稼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時不僭二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霖霖之潤秋繁滂沛之患水旱失

中雩禬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疆咿於原隰勤蕉裘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責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州司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在者猶多田諸苑牧不樂曠野貪在人間故謂北土不宜畜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爲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牸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猪羊斁草於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騅駼在坰史克所以頌魯僖却馬務田老氏所以稱有道豈利之所以會哉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汴水停洿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爲難鳥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强大族惜其魚捕之饒構說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謠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剏揚兗豫汙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

雨生於畚甽多稌生於決泄不必望朝隮而潰潦臻
滎山川而霖雨息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
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按以聞
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令者繁廡合五
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遷西州以充邊土賜
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內寬增
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也轉
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志遷轉博士著作如故初
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
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
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
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
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啓殺之太
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
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亾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
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
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
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郤涉論易國語三
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
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

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叙覩之
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
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
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書
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
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
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劒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
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煙簡
斷札文旣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
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皆在著作得觀竹書

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武帝嘗問擊虞三日
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
三女至三日俱亾村人以爲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
遂因水以泛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
皆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
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
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劒曰令君制有西夏
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大
悅賜皆金五十斤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
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

皙皙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趙王倫爲相國請爲記室皙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爲之廢業門生故人立碑墓側皙才學博通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通記晉書紀志遇亂亾失其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亾詩文集數十篇行於世云

王接

王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漢京兆尹尊十世孫也父蔚世修儒史之學魏中領軍曹義作至公論蔚善之而著至機論辭義甚美官至夏陽矦相接幼喪父哀毀過禮鄉親皆歎曰王氏有子哉渤海劉原爲河東太守好奇以旌才爲務同郡馮牧試經爲郎七十餘薦接於原曰夫驊騮不總轡則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則非隋矦之掌伏惟明府苞黃中之德耀重離之明求賢與能小無遺錯是以鄙老思獻所知竊見處士王接岐嶷雋異十三而孤居喪盡禮學過目而知義觸類而長斯玉鉉之妙味經世之徽猷也不患玄黎之不啓竊樂春英之及時原卽禮命接不受原乃呼見曰君欲慕肥遯之高邪對曰接薄祐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爲吏及母終柴毀骨立居

墓次積年備覽衆書多出異義性簡率不修俗操鄉
里大族多不能善之唯裴頠雅知焉平陽太守柳澹
散騎侍郎裴遐尚書僕射鄧攸皆與接友善後爲郡
主簿迎太守温宇宇奇之轉功曹史州辟部平陽從
事時泰山羊亮爲平陽太守薦之於司隸校尉王堪
出補都官從事永寧初舉秀才友人滎陽潘滔遺接
書曰摯虞卞玄仁並謂足下應和鼎味可無以應秀
才行接報書曰今世道交喪將遂剥亂而識智之士
鉗口韜筆禍敗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滎斯
行欲極陳所見冀有覺悟耳是歲三王義舉惠帝復

祚以國有大慶天下秀才一皆不試接以爲恨除中
郎補征虜將軍司馬蕩陰之役侍中嵇紹爲亂兵所
害接議曰夫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謀人之國國危
則亾之古之道也蕩陰之役百官奔北唯嵇紹守職
以遇不道可謂臣矣又可稱痛矣今山東方欲大舉
宜明高節以號令天下依春秋褒三累之義加紹致
命之賞則遐邇向風莫敢不肅矣朝廷從之河間王
顒欲遷駕長安與關東乖異以接成都王佐難之表
轉臨汾公相國及東海王越率諸侯討顒尚書令王
堪統行臺上請接補尚書殿中郎未至而卒年三十

九接學雖博通特精禮傳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爲偸通經爲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舛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時秘書丞衛恒考正汲冢書未訖而遭難佐著作郎束晳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時東萊太守陳留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晳又釋難而庭堅已亾散騎侍郎潘滔謂接曰卿才學理議足解二子之紛可試論之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爲允當又撰列女後傳七十二人雜論議詩賦碑頌駁難十餘萬言喪亂盡失長子愆期流寓江南緣父本意更注公羊又集列女後傳云

史臣曰皇甫謐素履幽貞閑居養疾留情筆削敦悅丘墳軒冕未足爲榮貧賤不以爲耻確乎不拔斯固有晉之高人者歟洎乎篤終立論薄葬昭儉既戒奢於季氏亦無取於王孫可謂達存亾之機矣摯虞束晳等並詳覽載籍多識舊章秦議可觀文詞雅贍可謂博聞之士也或攝官延閣裁成言事之書或莅政秩宗參定禋郊之禮虞既厄於從理晳乃年位不充

天之報施何其爽也王機才調秀出見賞知音惜其夭枉未申騏足蹉夫

贊曰士安好逸栖心蓬蓽屬意文雅怠懷榮秩遺制可稱養生乘術摯虞博聞廣微絕群財成禮度列辭遺文魏篇式序漢冊斯分祖游後出亦播清芬

列傳第二十一

晉書五十一

吳興臣姚堂校刻

篤志好古博通六籍耽悅典誥老而不倦宜在左右以篤儒教可為給事中卒於官

虞喜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光祿潭之族也父察吳征虜將軍喜少立操行博學好古諸葛恢臨郡屈為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上疏薦喜懷帝即位公車徵拜博士不就喜邑人賀循為司空先達貴顯每詣喜信宿忘歸自云不能測

天之報施何其爽也王接才調秀出見賞知音惜其夭枉未申騏足蹉夫贊曰士安好逸栖心蓬廬屬意文雅怠懷榮秩道制可稱養生乘術摯虞博聞廣微絕群財成禮度列稱遺文魏篇式序漢冊斯分祖游後出亦描清芬

列傳第二十一　晉書五十一

陳邵

陳邵字節良東海襄賁人也郡察孝廉不就以儒學徵爲陳留內史累遷燕王師撰周禮評甚有條貫行於世泰始中詔曰燕王師陳邵清貞潔靜行著邦族篤志好古博通六籍耽悅典誥老而不倦宜在左右以篤儒教可爲給事中卒於官

虞喜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光祿潭之族也父察吳征虜將軍喜少立操行博學好古諸葛恢臨郡屈爲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上疏薦喜懷帝即位公車徵拜博士不就喜邑人賀循爲司空先達貴顯每詣喜信宿忘歸自云不能測

也太寧中與臨海任旭俱以博士徵不就復下詔曰夫興化致政莫尚乎崇道教明退素也喪亂以來儒雅陵夷每覽子衿之詩未嘗不慨然臨海任旭會稽虞喜並潔靜其操歲寒不移研精墳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勵俗博學足以明道前雖不至其更以博士徵之喜辭疾不赴咸和末詔公卿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太常華恒舉喜爲賢良會國有軍事不行咸康初內史何充上疏曰臣聞二八舉而四門穆十亂用而天下安徵猷克闡有自來矣方今聖德欽明思恢遐烈旌輿整駕俟賢而動伏見前賢良虞喜天誕貞素高尚邈世束修立德皓首不倦加以傍綜廣深博聞殫識鑽堅研微有弗及之勤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高枕柴門怕然自足宜使浦輪紆衡以旌殊操一則翼贊大化二則敦勵薄俗疏奏詔曰尋陽翟湯會稽虞喜並守道清貞不營世務耽學高尚操擬古人往雖徵命而不降屈豈素絲難染而搜引禮簡乎政道須賢宜納諸廊廟與並以散騎常侍徵也又不起永和初有司奏稱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初毀主內外博議不能決時喜在會稽朝廷遣就喜諮訪焉為其見重如此喜專心經

傳兼覽識緯乃著安天論以難渾蓋又糾毛詩略注孝經爲志林三十篇凡所注述數十萬言行於世年七十六卒無子弟豫自有傳

劉兆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漢廣川惠王之後也兆博學洽聞温篤善誘從受業者數千人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爲讐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又爲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又撰周易訓註以正動二體互通其文凡所譔述百餘萬言嘗有人著鞞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前既進踞牀問兆曰聞君大學比何所作兆荅如上事末云多有所疑客問之兆說疑畢客曰此易解耳因爲辯釋疑者是非耳兆別更立意客一難兆不能對客去已出門兆欲留之使人重呼還客曰親親在此營葬宜赴之後當更來也既去兆令人視裴家不

見此客竟不知姓名兆年六十六卒有五子卓炤燿育膺

氾毓

氾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毓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父終居于墓所三十餘載至晦朔躬掃墳壠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或薦之武帝召補南陽王文學秘書郎太傅參軍並不就于時青土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蓄門人清靜自守時有好古篤慕德者諮詢亦傾懷開誘以三隅示之合三傳爲之解注撰春秋釋疑凡所述造七萬餘言年七十一卒

徐苗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爲郡守曾祖華有至行嘗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欲崩遽出得免祖邵爲魏尚書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貧書執鉏耒夜則吟誦務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鈞受業遂爲儒宗作五經異同評又依道家著玄微論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性抗烈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弟思口癰潰苗爲吮之其兄弟皆早

亡撫養孤遺慈愛聞于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
鄰有欠者便輟耕助營棺槨門生亡於家卽歛於講
堂其行已純至類皆如此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爲
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
士再徵並不就武惠時計吏至臺帝輒訪其安不永
寧二年卒遺命濯巾澣衣檢棺雜塼露車載尸菁席
毳器而已

劍閣

林宴

范隆

范隆字玄嵩騰門人父方魏鴈門太守隆在孕十五
月生而父亡年四歲又喪母哀號之聲感慟行路單
孤無緦功之親疎族范廣陵而養之迎歸敎書爲立
祠堂隆好學修謹奉廣如父博通經籍無所不覽著
春秋三傳撰三禮吉凶宗紀甚有條義惠帝時天下

將亂隆隱迹不應州郡之命書勤耕稼夜誦書典頗習祕歷陰陽之學知幷州將有氛祲之祥故彌不復出仕與上黨朱紀友善嘗共紀遊山見一父老於窮澗之濱父老曰二公何爲在此隆等拜之仰視則不見後與紀依于劉元海元海以隆爲大鴻臚紀爲太常並封公隆亦于劉聰之世聰贈太師

杜夷

杜夷字行齊廬江灊人也世以儒學稱爲郡著姓夷少而恬泊操尚貞素居貧窘不嘗產業博覽經籍百家之書貫歷圖緯靡不畢究寓居汝潁之間十載足不出門年四十餘始還鄉里閉門教授生徒千人。

惠帝時三察孝廉州舉秀才太傅東海王越辟並不就懷帝詔王公舉賢良方正刺史王敦以賀循爲賢良夷爲方正乃上疏曰臣聞有唐曠容元凱時登濬漢武欽賢俊彥響應故能允協時雍敷崇盛化伏見太孫舍人會稽賀循處士廬江杜夷履道彌高清操絕俗思學融通才經王務循宰二縣皆有名績備僚東宮忠恪允著夷清虛冲淡與俗異軌考盤空谷肥遁匿跡益經國之良寶聘命之所急若得待詔公車承對冊問必有忠謨良謀弘益

政道疾敦於是逼夷赴洛夷道於壽陽鎮東將軍周馥傾心禮接引爲參軍夷辭之以疾馥知不可屈乃自詣夷爲起宅宇供其醫藥馥敗夷歸舊居道遇兵寇刺史劉陶告廬江郡曰昔魏文侯軾干木之閭齊相曹參尊崇蓋公皆所以優賢表德敦勵末俗徵士杜君德懋行絜高尚其志頃流離道路聞其頓躓剌史忝任不能崇飾有道而使高操之士有此艱屯今遣吏宣慰郡可遣一吏縣五吏恒營衛之常以市租供給家人糧廩勿令闕乏又移渡江王導遣吏周賜之元帝爲丞相敕曰今大義頹替禮典無宗朝廷滯義莫能攸正宜特立儒林祭酒官以表其事處士杜夷棲情遺遠確然絕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夷爲祭酒夷辭疾未嘗朝會帝常欲詣夷夷陳萬乘之主不宜往庶人之家帝乃與夷書曰吾與足下雖情在忘言然虛心歷載正以足下羸疾故欲相省寧論常儀也又除國子祭酒杜夷安貧樂道靜志衡門日不暇給雖原憲無以加也其賜穀二百斛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夷雖逼時命亦未嘗朝謁國有大政恒就夷諮訪焉明帝即位夷自表請退詔曰先王之道將墜於地君

下帷研思今之劉楊搢紳之徒景仰執訓豈得高退而朕靡所取則焉太寧元年卒年六十六贈大鴻臚諡曰貞子夷臨終遺命子曼曰吾少不出身頃雖見羈錄冠舄之飾未嘗加體其角巾素衣欲以時服殯葬之事務從簡儉亦不須苟取矯異也夷所著幽求子二十篇行於世曼仕至蒼梧太守夷兄弟三人兄崧字行高亦有志節惠帝時俗多浮僞著任子春秋以刺之弟援高平相援子潛右衛將軍

[illegible]寔士林東晉[illegible]劉[illegible]宗[illegible]我[illegible]

[illegible]

以彼俗雅之士不得妄入郡境視聽暮月以大興三

下惟所忌今之劉湯晉紳之走景卬眺訓豈得高臥

續咸

續咸字孝宗上黨人也性孝謹敦重履道貞素好學師事京兆杜預專春秋鄭氏易教授常數十人博贍群言高才善文論又修陳杜律明達刑書永嘉中歷廷尉平東安太守劉琨承制于幷州以爲從事中郎後遂沒石勒勒以爲理曹參軍持法平詳當時稱其清裕比之于公著遠游志異物志汲冢古文釋皆十卷行於世年九十七卒于石季龍之世季龍贈儀同三司

[illegible]翻文[illegible]

[illegible]下討宅[illegible]

太子中庶子于時庶事草創衍經學深博又練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王敦專權衍私於太子曰殿下宜博延朝彥搜揚才俊詢謀時政以廣聖聰敦聞而惡之乃啓出衍爲廣陵郡時人爲之寒心而衍不形于色雖郡鄰接西賊猶教誘後進不以戎務廢業石勒常騎至山陽勑其黨以行儒雅之士不得妄入郡境視職暮月以大興三

續咸

續咸字孝宗上黨人也性孝謹敦重履道貞素好學師事京兆杜預專春秋鄭氏易教授常數十人博覽

群言高才善文論又修陳杜律明達刑書永嘉中歷廷尉平東安太守劉現承制于幷州以爲從事中郎後遂沒石勒勒以爲理曹參軍持法平詳當時稱其

青谷七之于公著袁逐荐志異拘志及家古文繹皆十

孔衍

孔衍字舒元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世孫也祖文魏大鴻臚父毓征南軍司衍少好學年十二能通詩書嘉

冠公府辟本州舉異行直孔衍不就避地江東元帝引爲安東參軍專掌記室書令殷積而衍每以稱職見知中興初與庾亮俱補中書郎明帝之在東宮領太子中庶子于時庶事草創衍經學深博又練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王敦專權衍私於太子曰殿下宜博延朝彥搜揚才俊詢謀時政以廣聖聰敦聞而惡之乃啓出衍爲廣陵郡時人爲之寒心而衍不形于色雖郡鄰接西賊猶教誘後進不以戎務廢業石勒常騎至山陽勑其黨以衍儒雅之士不得妄入郡境視職暮月以大興三

年卒於官年五十三行雖不以文才著稱而博覽過於賀循凡所撰述百餘萬言子啓廬陵太守宗人夷吾有美名博學不及行涉世聲譽過之元帝以為主簿轉丞軍稍遷侍中徙太子左衛率卒追贈太僕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邪荅曰不足為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尚隱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尤善三禮家至貧儉躬耕供養親沒負土成墳廬于墓側太尉郗鑒命為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于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宅宣固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為榮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為高僕誠太儒然立不與易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宣雖閑居屢空常以講誦為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

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甯爲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年五十四卒著禮易論難皆行於世子輯歷郡守國子博士太將軍從事中郎自免歸亦以講授爲事義熙中連徵不至

常謏

常謏字憲道京兆人也雅好儒學著書述於群言祕要之義無不綜覽仕於劉曜爲黃門郎後又入石季龍署爲散騎常侍歷安定太守七郡咸以清化著名又徵爲廷尉識者擬之于張釋前後四登九列六在尚書二在秘侍中再爲太子太傅封京兆公好直諫陳軍國之宜多見允納著伏林三千餘言遂演爲典林二十三篇凡所述作及集記世事數十萬言皆深博有才義至冉閔又署爲光祿大夫時閔拜其子胤爲大單于而以降胡一千處之麾下謏諫曰今降胡數千接之如舊誠是招誘之恩然胡羯本爲仇敵今之款附苟全性命耳或有刺客變起須臾敗而悔之何所及也古人有言一夫不可怪而況千乎願誅屏降胡去單于之號深思聖王芭桑之誡也閔志在綏撫銳於澄定

聞其言大怒遂誅之幷殺其子伯陽諫性不嚴重好
徇已之功論者亦以是少之嘗謂伯陽曰我高我曾
重光累徵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爲我對正值惡抵
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值軟抵耳諫
慙無言時人傳之以爲嗤笑

范弘之

范弘之字長文安北將軍注之孫也襲爵武興侯雅
正好學以儒術該明爲大學博士時衛將軍謝石薨
詔詮下禮官議弘之議曰石階藉門蔭屢登崇顯摠
司百揆翼贊三臺開練庶事勤勞匪懈內外僉議皆
曰與能當淮肥之捷勳拯危隆雖皇威遐震狄寇天
亡因時立功石亦與焉又開建學校以延胄子雖盛
化未洽亦愛禮存羊然古之賢輔大則以道事君侃
侃終日次則厲身奉國夙夜無怠下則愛人惜力以
濟時務此數者然後可以免惟塵之譏塞素飡之責
矣今石位居朝端任則論道唱言無忠國之謀守職
則容身而已不可謂事君貨黷京邑聚歛無厭不可
謂厲身坐擁大衆侵食百姓大東流於遠近怨毒結
於衆心不可謂愛人工徒勞於土木思慮殫於機巧
紈綺盡於婬妾財用廢於絲桐不可謂惜力此人臣

之大害有國之所去也先王所以正風俗理人倫者莫尚乎節儉故夷吾受謗乎三歸平仲流美於約已自頃風軌陵遲奢僭無度廉耻不興利競交馳不可不深防原本以絕其流漢文襲弋綈之服諸侯猶修武帝焚雉頭之裘麤麗不息良由儉德雖彰而威禁不肅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存罰其違亡敗其惡則四維必張禮義行矣按諡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諡曰襄墨公又論殷浩宜加贈諡不得因桓溫之黜以爲國典仍多叙溫移鼎之迹時謝族方顯桓宗猶盛尚書僕射王珣溫故吏也素爲溫所寵三怨交集乃出弘之爲餘杭令將行與會稽王道子牋曰下官輕微寒士謬得厠在俎豆實幬庶蔭流惟塵聖世竊以人君居廟堂之上智周四海之外者非徒聰明內照亦賴群言之助也是以舜之佐堯以啓闢爲首咎繇謇禹以侃侃爲先故下無隱情之責上收神明之功敢緣斯義志在輸盡常以謝石顯累應被清澄殷浩忠貞宜蒙褒顯是以不量輕弱先叙言之而惡直醜正其徒實繁雖仰恃聖主欽明之度俯賴明公愛物之隆而交至之患實有無賴下官與石本無怨忌生不相識事無相干正以國體宜明

不應稍計彊弱與浩年時邈絕世不相及無復藉聞故老語其遺事耳於下官之身有何痛癢而當爲之犯時干主邪每觀載籍志士仁人有發中心任直道而行者有懷知陽愚負情曲從者所用雖異而並傳後世故比干處三仁之中箕子爲名賢之首後人用捨參差不同各信所見率應而至或榮名顯赫或禍敗繼踵此皆不量時趣以身嘗禍雖有蹉跌之稱而非大雅之致此亦下官所不爲也世人乃云下官正直能犯艱難斯談實過下官知主上聖明明公虛已思求格言必不使盡忠之臣屈於邪枉之門也是以敢獻愚誠布之執事豈與昔人擬其輕重邪亦以臣之事君惟思盡忠而已不應復計利鈍事不允心則讜言悟主義感於情則陳辭靡悔若懷情藏意蘊而不言此乃古人所以得罪於明君明君所以致法於群下者也桓溫事跡布在天朝逆順之情暴之四海在三者臣子情豈或異凡厥黔首誰獨無心舉朝嘿嘿未有唱言者是以頓筆按氣不敢多云桓溫於亡祖雖其意難測求之於事止免黜耳非有至怨也亡父昔爲溫吏推之情禮義兼他人加以每懷憤發痛若身首者明公有以尋之王珣以下官議殷浩謚不

宜暴楊桓溫之惡珣感其提拔之恩懷其入幕之遇託以廢黜昏闇建立聖明自謂此事足以明其忠貞之節明公試復以一事觀之昔周公居攝道致升平禮樂刑政皆自己出以德言之周公大聖以年言之成王幼弱猶復遽避君位復子明辟漢之霍光大勳赫然孝宣年未二十亦反萬機故能君臣俱隆道邁千歲若溫忠爲社稷誠存本朝便當仰遵二公式是令矩何不奉還萬機退守藩屏方提勒公王匡總朝廷豈爲先帝幼弱未可親政邪將德桓溫不能聽政邪(脫)(又)逼脅袁宏使作九錫備物光赫其文具存朝廷畏怖莫不景從惟謝安王坦之以公守之故得稽留耳會上天降怒姦惡自亡社稷危而復安靈命隆而復構晉自中興以來號令威權多出彊臣中宗肅祖歛衽於王敦先皇受屈於桓氏今主上親覽萬機明公光讚百揆政出王室人無異望復不於今大明國典作制百代不審復欲待誰乎王統物必明其典誥貽厥孫謀故令問休嘉千歲承風願明公遠覽殷周近察漢魏慮其所以危求其所以安如此而已又與王珣書曰見足下荅仲堪書深具義發之懷夫人道所重莫過君親君親所係忠孝而已孝以揚親爲主

忠以義節爲㠯殷侯忠貞居正心貫人神加與先帝
隆布衣之好著莫逆之契契闊艱難夷險以之雖受
屈姦雄志達千載㠯忠良之徒所以義干其心不獲
以已者也既當時貞烈之徒所究見亦後生所備聞
吾亦何敢苟避狂狡以欺聖明足下不推居正之大
致而懷知已之小惠欲以幕府之小節奪名教之重
義於君臣之際既以虧矣尊大君以殷侯協契忠規
同戴王室志厲秋霜誠貫一時殷侯所以得宣其義
聲實尊大君協贊之力也足下不能光大君此之直
志乃感溫小顧懷其曲澤公在聖世欺罔天下使丞
相之德不及三葉領軍之基一構而傾此忠臣所以
解心孝子所以喪氣父子之道固若是乎足下言臣
則非忠語子則非孝二者既亡吾誰畏哉㠯嘗過
庭備聞祖考之言未嘗不發憤衝冠情見乎辭當爾
之時惟覆亡是懼豈暇謀及國家不圖今日得操筆
斯事是以上憤國朝無正義之臣次惟祖考有沒身
之恨豈得與足下同其肝膽邪先君往亦嘗爲其吏
于時危懼恒不自保仰賴聖朝心口憤歎豈復得計
策名昔日自同在三邪昔子政以五世純臣子駿以
下委質王莽先典既已正其逆順後人亦已鑒其成

敗每讀其事未嘗不臨文痛歎憤懣交懷以今況古乃知一揆耳弘之詞雖亮直終以桓謝之故不調卒於餘杭令年四十七

王歡

王歡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專精耽學不營產業常丐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邪時聞者多哂之歡守志彌固遂爲通儒至慕容暐襲僞號署爲國子博士親就受經遷祭酒及暐爲符堅所滅歡欵於長安

史臣曰范平等學府儒宗興隆望重或冥徒是爲或師範攸歸雖爲未及古人故亦一時之俊若仲寧之清貞守道抗志柴門行齊之居室屢空棲心陋巷文博之歎流枕石鏟跡銷聲宣子之樂道安貧弘風闡教斯並通儒之高尚者也而邈協和主相刊削繁辭可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舒元入參機務明主賞其博聞出涖邊隅獷狄欽其明德弘之抗言立論不避朝權貶石抵溫斯爲當矣遂乃厄於三怨以至陵遲悲夫

贊曰郁郁周文洋洋漢典炎祼流譽解順飛辯雅誥

弗淪微言復顯爰及晉代斯風逾闡

音義

煬餘亮反　填徒賢反　坑穿疾政反　子居列反　弛式是反　亟去吏反　鋌陟梁反　奭音適　褒賁音肥　桃吐彫反　詰音古華與靴同　炤爚與照曜同　膂力舉反　吟胡管反　導音淨　葦扉韋鬼反　侵音沈　鉏助魚反　癰於容反　斂力念反　作鵲踖賢反　踖陟利反　礙吾愛反　媒私列反　裸郎果反　輦年奏反　輊陟利反　詖蘇小反　抵都礼反　軟而兗反　綈音題　癢音養　踁音經　踁口莖反字當作陘　愾苦愛反　丐古泰反　疇直留反　鏟初限反　獷古猛反　輾果古反